婦女共鳴

中華民國廿五年十一月四日

第五卷
第十一期

談社英編著

中國婦女運動通史 出版

本社談社英女士從事婦女運動二十餘年對於婦運素有經驗近將其蒐集之數十年婦運史料編次成書都十餘萬言彙集婦運之成績而供社會人士之參攷自婦女運動萌芽以迄本年止所有各種婦女運動婦女事業莫不盡量羅列誠爲自有婦女問題以來最有實質之出版物研究婦女問題社會問題者均不可不讀之惟一參攷品尤爲中學以上女生課外不可少之讀物也實價每册一元各大書坊及中央日報館均有寄售

總發行所首都成賢街婦女共鳴社啓

每月評話

特赦施劍翹

石音

去年十一月間施劍翹在華北局勢危急、北洋軍閥餘孽蠢然思動的時候以復父仇的口號刺斃了前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之後，我們即聯想到幾年前刺死張宗昌的鄭繼成的故事而斷定施案之必然的終局。

果然，十月十四日國民政府特赦施劍翹的明令發表了；施劍翹被釋出獄了。

我們知道赦政為國家的大事，政府之運用這一大權，必有其非常的用意。施劍翹之被特赦，據赦令中所稱，是為了『以一女子而發於孝思，痛不顧身；其志可哀，其情可原。』『一個女子為『痛切父仇』而不辭以命去拚，其勇固屬可嘉，然而此種『孝思』是否值得國家的特赦，却不能令人無疑，在此民族危機已至最後關頭的時機政府是否應以特赦來策勵狹隘的孝道，更不能令人無疑！因為孫傳芳生平雖然罪大惡極，但他的罪與惡並不在於槍斃一個施從濱；施劍翹的父親根本也不過是一個軍閥，他的被殺與其說是國家之禍，毋寧說是國家之福。施劍翹不能為大義而滅親，只知盲目的親親，在施本人或者尚屬情有可原，但在一個以打倒軍閥為己任的政府，並無厚此薄彼的必要，而在國難嚴重到非喚起全民族為公犧牲的精神不足以圖生存的現在，更無鼓勵為父報仇的死私精神的理由！

第五卷 第十一期

每月評話	特赦施劍翹	石音
	悼魯迅先生	所非
	誘姦和騙婚	秋草
	以全國力量支持綏遠的抗戰	曉雲
	爭權利和盡義務	若海
	古代婦女文學中的光明面	林少宇
	道德的兩面觀	譚吉華
	擇偶問題的兩難	胡菁譯
	漫畫『親善』（漫畫二幅）	宛青
史料	英國婦運史略（續）	聞鈞譯
	愛國女傑尚建克傳（上）	雨竹
	婦女消息	
	從最近幾個人的死想起（雜感）	古然
實生活	生活在積穀倉裏（上）	白水
	『哭嫁』	秋雁
文藝	魯迅先生之喪（散文）	未名
	丈夫的臉譜（小說）	乃化
	大仙（小說）	落葉
	祝蘇聯十九週革命紀念（詩）	長庚
	奮鬥的母親（長篇創作）	牛春野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

悼魯迅先生

所非

民國以來足資我們深切敬仰的僅有兩位人，而其中的一位，便是十月十九日在滬逝世的魯迅先生。

先生畢生盡瘁於文化促進和人類解放的兩大工作；他是『五四』時代新文化運動的健將，北伐時代倒軍反運動的導師，以及近年來民族解放帝運動的前鋒。他始終站在革命的最前線，以不屈不撓的姿態，爲自己的信仰、爲眞理的實踐、爲光明的宇宙戰鬥了二十多年，直到臨死的前夕，他還吶喊着『損着別人的牙跟，却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不要和他接近』的不妥協的口號。這種始終如一的戰鬥精神，是多麽可歌、可泣、可法、可風啊！

中華民族曾經有過鉅大的武力革命；然而今日之保有革命性者尚有幾人？中華民族也曾經有過鉅大的思想革命；然而今日之保有革命思想者又尚有幾人？志士可因權位而變節，文人可因名利而賣身；昨是今非，滔滔者天下皆是。所以先生的亮節，終成了現社會的空谷足音，而他的死之對於中華民族的損失，也就無言可喻了。

雖然；我們之所以哀悼先生，並不僅僅因爲他是文化界的導師和民族解放運動的中堅，而是因爲他同時爲我二萬萬被壓迫婦女的偉大的同情者和鞭策人。在『女難』隨國難以俱深的現狀下，只有先生義正詞嚴的提出『奢侈和淫靡只是一種社會崩潰腐化的現象，決不是原因』的直言，駁斥亡國大夫們口中婦女奇裝異服、燙髮塗脂亡國論之謬說。在封建餘孽燃起了『婦女回家』的死灰和婦運急流被空言的紙上平等阻遏了的軟硬夾攻的急迫情勢下，只有先生以長者的善意，給我們以可寶貴的『應該不自苟安於目前暫時的位置，而不斷的爲解放思想、經濟等等而戰鬥』的提醒與指示。

然而旻天不弔，這樣的同情者和鞭策人，終於離我們而去了。我們將如何紀念先生而慰其在天之靈呢？我想惟有繼續先生不曲不撓的戰鬥精神，爲我們的民族、爲我們自身的解放，而鬥爭、前進！

代郵

僉豈君：乞示詳址，以便寄稿費。

編輯室啓

誘姦和騙婚

秋草

婦女在中國一向來不是人，而是一件東西，可以力搶，可以錢買，也可以當作禮物而被贈送。自解放之說盛行以來，我們又看見大批婦女在被拐受騙。不過，在被搶劫、被賣買、被饋贈的場合，婦女完全站在被動的地位，伊是一個單純的「被害人」；而在被拐騙案中，伊却站在自動的地位，從而是一個負有過失的被害人。所以這兩者間顯然有一種差別；其於社會的影響，也就不可同日而語了。

婦女在戀愛或婚姻過程中之受欺騙，當這個新舊交替的過渡時期，也許是一種無可迴避的不幸。但是這類事件究竟不如某部分人眼中的所謂私人瑣事，其嚴重性在實際上並不在其他婦女問題之下，所以我們願在這裏舉一些例子，來促起大家的注意。

第一個例子是北平女教員劉蘊貞被劉貫一的騙婚。十月十日天津大公報載：「北平女子劉蘊貞，現年二十三歲，……在北平藝專學校畢業。返津後，即在英租界某公館充當家庭教員，曾與同院（約學字之誤）、現任教育局義務教育辦事處視察員之劉貫一爲友。二人交際既久，愛苗遂生。據蘊貞云劉已有妻室，乃以甘言引誘，僞稱尚未娶妻，向蘊貞求婚。蘊貞爲其所惑，雙方乃訂立口頭婚約；雖未結婚，但蘊貞已履行妻的義務，同居多日。現蘊貞身已懷孕，而貫一竟棄如敝屣。蘊貞無奈，乃在地方法院提起自訴。」

第二個例子是上海統稅局女職員胡劍瑞被黃龍孫的誘姦而自殺。據十月十四日上海時事新報廣州通訊所載，事實約略如次：上海統稅局女職員胡劍瑞，自幼有志，年僅十七歲，即出而奔走社會事業。當香港大罷工時，伊曾充罷工委員會幹事，工作非常努力。後來就和同事王啓鯤自由結婚，夫妻感情極篤。二十一年，劍瑞到滬統稅局任事，被同事黃龍孫百計誘騙成姦，並唆使劍瑞和本夫王啓鯤離婚。目的達到後，劍瑞當即辭職回粵與黃議婚；詎知黃却一味推託，甚至避之惟恐不及。至時劍瑞覺悟全盤受騙，慚愧交併，遂服安眠藥自殺。

這兩齣悲喜劇中的演出和收場雖略有不同，但其主要結構却相差無幾。第一、雙方主角都是知識分子，第二、男女間都先有了肉體關係，第三、女方的被遺棄都在「真刀真鎗」上台的結婚要求提出之後，第四、女方

被遺棄時都已失業。這裏事實很明顯的擺在我們眼前，悲劇的癥結在男方想和女方發生肉體關係，並無結婚的意思，而女方之所以允許這種要求，本旨在和男方『白頭偕老』。但設使女方能在『木已成舟』之前看透了這一點，則回頭是岸，撒手而去，也不致於精神身體兩蒙損失，弄到相見法庭或服毒自殺的結局。

如果上文的觀察正確的話，我們就可進而推論過失的攸歸。劉貫一並無結婚意思而和劉蘊貞訂立『口頭婚約』，已婚事實被蘊貞得知後又『拿出假離婚字據來』，和黃祖孫並無和胡劍瑞共生死之念而強令後者與本夫離婚，都不可恕地暴露了他們對於女方的欺騙和對於戀愛的虛偽。如果認對方爲有人格的人，如果明白戀愛以眞忠爲本，就應將事實明告對方。次之，男女間戀愛關係在法律上雖不如婚姻關係有所負担，但在道德上是應該負責的。劉貫一和黃祖孫對於劉胡二人求之如珍寶，棄之如敝屣，這種行爲，實是以戀愛爲兒戲！

不過，我們也不能將罪過完全推在男子身上；騙子拐子固屬罪無可逭，但是被誘騙的人既非黃髮小兒，又非無知村婦，本身也就未必毫無過失。像劉蘊貞先而允許與劉貫一同居於先、結婚在後，繼而自訴騙婚、請求賠償損失，和胡劍瑞的先而不顧一切爲黃祖孫離夫棄業，繼而因堅執要結婚不成以至自殺，這其間是含有極深刻的矛盾性的。因爲如果伊們是認識現實的社會，是守着兩性關係只能在婚姻關係中存在的觀念，那麼爲什麼不在事前清楚調查謹愼行事呢？不然，伊們和劉黃於婚前實行發生肉體關係，如果是思想新穎、不顧社會輿論的非議的表示，那事後不獲遂到結婚的目的，也就大可不必引爲奇恥大辱，人生的莫大創傷。

有人說，社會上一切事件好比一架三稜鏡，各人可因各各觀點之不同而獲得異樣的形象。男女關係也是如此。婦女們如果必要保持『合法關係』的名目，應該在事前詳細調查，首先取得『法』的證明。反之，苟不拘拘於社會的尺度，那在此失戀，正是在彼得戀的起始，義應無庸介心。

但我們的意思却不如此。我們以爲任何人任何事逃不了客觀環境的影響，處在目前中國的婦女，必須認淸現社會仍是一個封建遺毒殘存男性中心的社會，婦女本身在消極方面有重重的桎梏，在積極方面却少自如發展的餘地，所以對於戀愛問題婚姻問題，必須出以審愼，萬勿『受愛若鶩』，讓情感完全矇蔽了理智，而欲己之不被視爲非人，尤願牢記『事業第一，戀愛第二』的贈言。



以全國力量支持綏遠的抗戰

曉雲

當中日兩國外交官吏正在南京進行着「親善」，「提攜」，「邦交調整」的第七次會議時，綏遠戰爭已經爆發了。我們知道，李守信王英等匪軍之一再向綏邊侵擾，最近更作大規模的進犯，幕後完全由於日帝國主義的操縱指使。目前敵人的所以一面與南京政府進行談判，一面與冀察當局杯酒言歡，一面又大舉進窺綏省，造成這種光怪陸離的矛盾局面，確如大晚報記者所說：『是因爲在日帝國主義的心目中並未把中國看成一個統一完整的國家，它祇把中國看做一盤零星割據的部落，各部落爲唯利是圖的酋長所盤據，祇名義上擁護着一個虛有其表的政府，所以它以爲鞭撻了這一角那一角決不會感到劇痛而發生反響，維繫了這一角那一角或許會發生歆羨而自動的獻身。』中國如果不是敵人心目中那樣一盤散沙式的國家，中國政府當局如果不甘願像敵人所認識的那樣落後與可笑，那末就應當立刻表現出統一完整的國家姿態，就應當迅速消滅這種矛盾的局面，像大晚報記者所建議的，當局者應當以事實糾正日帝國主義對中國認識的錯誤。實際上，在敵人不放棄東四省，不取消過去一切喪權辱國的協定，而仍繼續其一貫的侵略中國政策的時候，中日關係，是絕對沒有調整之餘地的。

其實，五年來的慘痛經驗，已足夠使我們了解敵人的得寸進尺、貪得無厭的野心了。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東四省的喪失，熱河的淪陷，冀東內蒙在敵人脅迫之下變成了傀儡第二，冀察亦步着冀東的後塵而成立偽自治，華北經濟權的被攫奪，各地日本特務機關的設立，華北的增兵以及『特殊貿易』的推行，都在在足以證明敵人的目的，在吞併全中國。當中華民族未完全變成亡國奴的時候，敵人的侵略行動是決不會停止的。

現在政府雖然一再聲言抱着領土主權完整的決心，在不喪權不辱國的條件下與敵人進行邦交的調整，不接

受敵人在大恫嚇不成之後所堅持的『華北特殊化』『共同防共』兩個條件，然而事實上，華北——尤其是冀察兩省在敵人操縱威脅之下，已逐漸如敵人所期望那樣地日益『明朗化』了。例如這次冀察政委會改組之後安福系的曹汝霖、齊燮元、章士釗等，都一躍而爲冀察政委會的要人，老牌漢奸陸宗輿接辦龍煙鐵礦，石友三任冀北保安司令，華北中日航空協定的簽訂，滄石鐵路的興築，大沽闢港，匯業銀行的復業以及華北駐屯軍公然拉伕籌備作奪佔平津的空前軍事大演習，『九一八』紀念日在冀察境內禁止下半旗和舉行紀念會，凡此等等，都可證明冀察政權已更進一步的漢奸化，整個華北在敵人運用威嚇利誘的分化手段和實行各個擊破的戰略之下，實際上亦已日漸危殆而走上所謂『特殊化』的道路了。

所以我們認爲：當局者所標榜的確保領土主權的完整和不承認華北特殊化，不應當祇是口頭上的喊叫，而應當從實際方面來實踐二中全會時的諾言，敵人現在正企圖以南京談判的煙幕來掩蔽它在華北積極製造既成的事實，以便再迫使我們作合法的承認。在華北危急日益緊迫、綏遠抗戰的烽火已經燃起的現在，一個統一團結的國家，是絕不應在敵國的鐵騎已在蹂躪自己的邊疆的時候，而還閉着眼睛和敵人大談親善調整，在綏省的軍民已用他們的熱血來捍衛自己國土的時候，一個統一的政府更不應絲毫不關痛癢的聽任邊省的將領孤軍抗戰！在這樣危急情勢之下，我們再不應抱着苟安一隅的幻想，把綏遠的戰爭認爲地方的戰爭，想使它局部化，以致重蹈喪失東北四省的覆轍了。我們應當深切的理解：綏遠的危殆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危殆，因爲綏遠是華北的鎖鑰，綏遠一失，不僅晉、陝、寧、甘根本動搖，魯豫等黃河以北的數省陷入四面受敵的險境，就連華中華南，也勢將不保了。所以在目前這樣危急的情勢之下，我們不應當再事容忍，眼睜睜地看着敵人一塊塊吞噬宰割了！我們應當認爲綏遠的戰爭是大規模中華民族自衛血戰的開始，是犧牲已到最後關頭的號砲。在這時，我們認爲華北各實力派應當立即作密切的聯絡，開放民衆愛國運動，與人民協力一致保衛華北領土，共同以武力抵禦敵人的進攻。尤其是身處危境，有抗敵光榮歷史的二十九軍，更應當立刻發動抗戰，消滅華北敵軍，至於中央政府，我們認爲更應當立即對敵人這種繼續侵略的行爲提出嚴重的抗議，並在經濟軍事兩方面對綏遠的抗戰作切實的援助，集中全國一切的人力、財力、兵力，作整個民族禦侮圖存的最後總決鬥！

爭權利和盡義務

若海

「現代婦女只會爭權利，」十年來，這句話已經聽得太耳熟了。在十八年以前要求女子財產繼承權，二十三年要求修改新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以及最近以前要求規定國大女代表名額三個時期，這樣的非難更爲酷烈。不滿意於婦女爭權利運動的人大概可以分爲下列三派：

其一、他們覺得婦女只會爭權利，不會盡義務，言下大有爭其所不應爭，不爭其所應爭之概。譬如財產繼承權吧。在婦女職業幼稚、社會生產事業多由男子經營的今日，家庭內的一切財產，無不由於男性家屬的積聚，論理只有男性家屬才有分潤的權利，如今婦女不知道從事生產，而徒斤斤焉於財產繼承權的取得，這簡直是無異於不勞而獲，望天發財！

其二、他們覺得婦女與其爭權利，毋若盡義務。做一分工，終有一分酬，由於自力爲代價的報酬，才不致內愧於心，才能垂諸久遠。例如英美各國婦女在歐洲大戰時能犧牲不顧身爲國家効勞，終於產生戰後選權獲得的良果。可見婦女不必抬頭向人論長道短，只求低頭自己痛下苦功。

其三、他們覺得婦女不知如何運用權利，何苦要去爭權奪利？譬如參政，婦女既素乏政治修養，大可不必去爭實際參政權。等到本身對政治有相當認識和能力之後，再去從政，那不但在事將事半而功倍，在人也不致遺笑和獻醜。

第一種說法可說是男女平等的絕對否定論。它不特否認了婦女有爭取與男子平權的自由，而且根本歪曲了幾千年來不變的事實。婦女職業雖至近年來仍無廣大的發展，社會一切生產事業雖多數直接由男子所經營，然而這一切絕非由於婦女的棄權或失職，而是因爲男子的壟斷與把持。況乎農村婦女和男子同樣的勞動，一般婦女，縱不從事直接的生產，至少參加着和生產有密不可分關係的家務。所以一家如果有一分的進款，這一分無疑的是應該屬於男女雙方面。推而至於政治，其理亦同。「政治」爲衆人之事，誰都有過問的權利。過去婦女在政治上貢獻之少，不是婦女不長進，乃是因爲婦女的無權參政。事實上只因婦女太會盡義務，不會爭權利，因之今日稍稍露其頭角，便遭大驚小怪的批評。如果人類中半數儘盡義務而另半數儘享權利的事不被視爲天經

地義的話，則今日婦女的起而爭權，當閤名正言順！

第二種說法在言詞方面雖比較的大方，然而一究其實，亦殊不足以服人。做一分工，受一分酬，這與其說是宇宙間已成的定律，毋寧說是人類尙在追求的理想。工人終日胼手胝足，而利潤却爲袖手的資本家所獲；耕牛辛苦耘田，其代價不過是一撮野草。歐美婦女若不在戰前爲長期的女權運動的鬬爭，選權之不致在戰後自動的送上門來，可以斷言。

第三種說法在表面上並不站在反女權論者的行列，他們至少在原則上並不反對婦女的爭權，他們所不能接受的，似乎是實際上去爭的時間。例如財產繼承權，在現行法沒有制定以前，論者均以爲婦女向未握有經濟權，獲得財產繼承權後，徒令手足無措，不知如何運用，爲萬全計，實以對於財產處分有充分能力後爲宜。但這種說法，實際上等於教徒手者學會了劍術再去耍劍一般的欺人與滑稽。試問人非生而知之；門外漢不跨進那門去，怎麽會變成內行？凡人對於一件事不能實地習驗，則他所獲者，充其極不過是學理上的修養。實際權利的獲得既無損於學理的修養，那我們爲什麽不二者同時並進，以取得更大的實益呢？工農階級一向被人視爲最無政治修養，但十月革命以後，卽一躍而專蘇維埃俄羅斯聯邦共和國的大政，迄今建設猛進，國際輿論翊然，儼然居世界一等强國的交椅。環顧其他各國工農羣衆，却歷千百年而永不翻身。這是蘇聯工農羣衆特異於他國的工農麽？不是的！唯一的關鍵，在『爭』而已。婦女不能希望男子把一切權利拱手送上前來，恰如工農不能希望資產貴族把政權拱手送上前來一般，所以除非你永遠甘做奴才，不可不以自力去抗爭一切！

假童男

這是一部轟動全球的長篇寫實小說，描寫一個假童男在情場社會縱橫捭闔，作惡勝利而至於毀滅的情形，全書共三百五十六頁，內容精采，令人百讀不倦。

勃雷姆著　所非譯

定價　每本洋一元

總代售　作者書社（上海四馬路）

代售處　生活書店　大公報社　開明書店　神州國光社（上海四馬路）

▲注意：讀者向本社購閱優待八折（寄費一成）

古代婦女文學中的光明面

林平宇

說起古代的文藝作品，人們大概會聯想到下列三種類型：（一）靦顏自得的歌功頌德型，（二）醉生夢死的風花雪月型，（三）抑鬱寡歡的消極頹傷型。婦女原來凡事附在男子的尾稍，在這方面的情形，也是難得例外。上焉者如班昭一流的諂上媚男，史乘風傳，下焉者則如薛濤等輩的吟風弄月，更是恆河沙數。不過這是徒見了事實的一面，平心而論，周以下婦女文藝作品中，也不少具有意義，值得風傳的。

（一）愛國憂時

（1）宋襄公母詩——周宋襄公母有詩名河廣，詞曰：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宋襄公母，據毛詩小序所載，歸衛。但當時衛有敵人之難。宋襄公母目擊宗國傾覆，國破君滅，極爲憂慮，於是在詩中寄其殷殷之念，盼宋能渡河救衛。我們看了詩中一再提『誰謂河廣』與『誰謂宋遠』，可見其對國運焦急的一斑。

（2）陳辯女詩——周時陳國採桑女辯女所作墓門歌，其中也頗具愛國思想，如：

『墓門有棘，斧其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背然矣。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據續烈女傳，陳辯女作此歌，由於晉大夫解居甫的催逼。解因事被派到宋國去，路上遇見辯女，戲叫辯女作歌。辯女作畢，大夫問伊：『其梅則有，其鴞安在？』女答：『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飢饉，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況鴞乎？』

（3）許穆夫人賦——周時許穆夫人見宗國衛懿公爲狄所滅，百姓分散，露於漕邑，而許又弱小，力量不足以救衛，許穆夫人乃作載馳賦，求齊的援救。賦的原文爲：

『載馳載飛，歸唁衛侯（夫人兄），驅馬悠悠，言之於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返；視原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涉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有各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於大邦，誰因准極！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這裏所謂『控於大邦』，蓋希望齊國的援救（按齊桓公後來果真出兵的）。

(4)漆室女歌——春秋魯國漆室女憂時之深，爲識者所習知。伊見魯難日深，常倚柱悲吟。但鄰里們不知女的遠思，以爲是年長思嫁了。女在這種誤解環境之下，益發苦悶，便入山在女貞木上自縊。伊的潔志和烈行，實不下於男子中的屈大夫。我們且看伊吟的那首貞女引：

『菁菁茂木，隱獨榮兮；變化垂枝，合穠英兮；修身養志，建令名兮；厥道不同，善惡幷兮；屈躬就濁，世疑淸兮；懷忠見疑，何貪生兮？』

（二）明達卓越

(1)馬皇后——後漢馬皇后爲伏波將軍馬援的女兒，有文學才。伊的作品中表現着賢明政治家明達卓越的思想。當肅宗即帝位，封皇后爲皇太后後，肅宗想封舅氏，太后爲下文拒絕：

『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愼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柰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亡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

可見后不惟惡阿諛，以勤儉示則天下，而且明爲政治國的道理，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人的利益超越國家的利益。這在當時「女無知」的時代固然不可多得，即在現今，何嘗非更爲難能可貴。執政者往往只知個人的威福，國可崩，城可傾，而個人的虛榮心英雄慾，却不可不恣意滿足。「封皇舅」大概是歷代帝王的故技，換一個方向看，也卽是帝王叨好后妃，膨服王室權威以及自私自利以關係親疏來取人的一種卑汚政治。在多數情形，其父兄被封的后妃本人，什九求之不得，慫恿惟恐不逮。所以馬皇后實

是歷史上難得的人物。我們在伊的另一文中，又可以進一步看出其知己知彼的眼光。其時因肅宗仍堅執要封三舅，故太后又爲下文以明志：

「……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貲，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

文中精義計有三點：一、無功不受祿，二、皇親國戚也只要溫飽而止，何須驕奢淫逸？三、憂民之心，甚於榮家人之心。

(2)後漢鄧皇后文——後漢和帝鄧皇后，爲鄧禹孫女，六歲即能史書，十二歲通詩論語。幼時常向兄弟習問難，日間學習家務，夜來攻讀經典，當時家人都稱伊「諸生」。就皇太后後，會親自臨朝。伊的詔告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文，有

「每覽前代外戚賓客假借威權，輕薄總詷，至有濁亂奉公爲人患苦，咎在執法怠懈，不輒行其罰故也。今車騎將軍隲等雖懷敬順之志，而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姦滑，多干禁憲。其明加檢勅，勿相容護！」

等語，足證其胸襟的明達。此外在永初七年詔告太廟後的詔文，更具有洞明物理及時殺伐的卓見。雖然「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已是戰國以來的從訓；但能消化接受這一個訓示，也是不大容易的。試看中國古今爲政者，有多少人能注意這些實際的民生問題？但求稅收，不顧物傷民困，在朝者大多數脫不了這個虐政。即使科學發達的二十世紀，尚所不免。故當時鄧皇后的思想，可謂已超時代的了。文如下：

「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強孰，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乃上。」

(三)慕自由清高

(1)左九嬪詩——晉世左九嬪，

代郵

悠光君：
尊著「無辜的犧牲者」稿費單已寄上多日，望速簽章前來領取稿費。

婦女共鳴社

爲當代文學素養最高的女子。伊對於詩詞歌賦諸體，均極擅長，文筆不但清麗並兼，且深含慕清高自由的思想，如伊的啄木詩：

「南山有鳥，自名啄木；飢則啄樹，暮則巢宿；無干於人，惟志所欲。惟清者榮，惟濁者辱。」

(2)唐宮人詩——唐時后妃多嫻文藝，而宮人所作詩詞，常有怨不自由之苦的思想。當時宮人在紅葉題詩等事，時有所聞。相傳天寶末年，洛苑宮娥，曾題詩在梧葉，隨御溝流出，爲顧況所見，顧也在葉上題詩，從上流投入波中，過了十多天，又得詩一首，這件事後來爲朝庭所知，那宮娥終於恢復了自由，被遣出宮。那兩首詩爲：

「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寄一片葉，將寄接流人。」

「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來春取次行。」

又德宗宮人鳳兒，也在葉上題詩，後來也因此得以自由。詩爲：

「一入深宮裏，無由得見春。題詩花葉上，寄與接流人。」

（四）其他

(1)胡惜——唐時有女子胡惜爲其夫曹因所作墓誌銘中，充分表現達觀的思想。可惜其他作品不傳。墓誌銘如下：

「君姓曹，名因，字鄙夫，世爲番陽人。……居家以禮義自守。及卒于長安之道，朝廷公卿，鄉鄰耆宿，無不太息，獨予謂不然；謂其母曰，「家有南畝，足以養其親，室有遺文，足以訓其子；肖形天地間，範圍陰陽內，死生聚散，特世態耳，何悲傷之有哉？」故附之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遂此言，哀復何言？」

(2)花蕊夫人——蜀花蕊夫人，爲五代婦女文學界中的大家，作品豐富。伊曾撰宮詞百首，才藻流逸，傳者常與王建一班人相混。夫人聰敏有胆魄，思想也大有超人處。當宋平蜀後，宋太祖重其才，和伊談論蜀亡的原因，夫人便隨口成詩答道：

「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

這短短的四句詩中不惟明識卓露，且兼含感慨國事，悲憤男兒無勇的意味。

(3)李清照——宋朝李清照爲我國歷史上有數的女文學家。李的詞最爲後世所稱，詩文各體，也都擅長。伊的作品，內容極爲豐富，有使人向上的，有勵人好學的，有抽象的對於

人生哲理的探討，也有實際的對於處事爲文的方法的研究。如絕句：

「生當爲人傑，死亦作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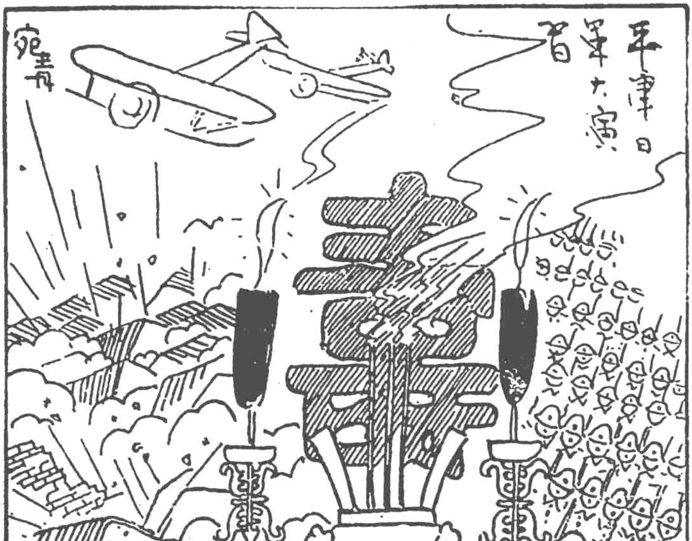
崇仰英雄的寧死不屈的氣節，同時也暗示人生的路牌。此外在感懷詩及打馬圖說中，有研討爲詩處事的方法。感懷詩云：

「寒窗敗几無史書，公路生平竟至此！靑州從事孔方兄，終日紛紛喜生事。作詩謝絕聊閉門，鑒室香生有佳思。靜中乃見吾其吾，烏有先生子虛子。」

打馬圖說：

「慧則通，通則無所不達。專則精，精則無所不妙。故庖丁解牛，郢人運斤，師曠之聰，離婁之察，大至堯舜之仁，桀紂之惡，小至擲豆起蠅，巾角拂棋，皆臻其極者妙而已。」

善哉「親善」



遺棄的面面觀

譯吉華

在報上我們幾乎每天都看得見『始亂終棄』『另結新歡』等等的消息。在法院的民事訴訟案件上，除了財產的爭執而外，主要的也是關於婚姻問題的糾紛，而在婚姻問題的糾紛中，所謂『遺棄』案，又確佔一大部份。在遺棄者方面，往往弄得獄訟連年，財破家亡；而在被遺棄者方面，則又要守那有夫之寡，孤單岑寂，並且還有兒女的拖累，悲哀煩愁，以終其身。可見遺棄一事，不論對於遺棄者與被遺棄者，都是一種損害，如果雙方可能相安，永偕白頭，誰又願意來嘗這痛苦，來打這麻煩呢？

所謂遺棄，在現社會流行的定義看來，是指男子遺棄女子，而不包括女子的遺棄男子。但事實上女棄男的例子很多，所以應該包括男女雙方。

× × ×

雖然，事實上男子遺棄女子的事件總是比較女子拋棄男子的事件來得多些。而且被遺棄以後，男子所受的損害總比較女子所受的損害來得少些。比如，他不僅經濟獨立，而且可以另行結婚，而又無兒女家庭之累。但在女子方面，則經濟不能自立，又有家庭之累，而且大概已到被遺棄的時候女子，其年齡已相當的長大，其青春早已爲那遺棄伊的男子所享受，到現在色衰愛弛，更不容易另找情人了，何況有兒女的牽掛，有社會的諷刺呢？所以從遺棄所受到的損害，總是女重於男。這也許就是女子不輕易去遺棄男子，而男子輕易遺棄女子的原因之一吧。

但是我想這決不是唯一的原因，而且不是根本的原因。如果說男子青春期要長些，到了壯年和晚年都能夠享受一個少女，而且應該享受，那麼爲什麼一個女子在壯年老年就應過着孤獨悲哀的生活呢？如果個個男子都要遺棄女子，或甚至遺棄到幾個女子，而又另去找新的妻室，那麼天地間的女子的總數就不夠分配了，而被遺棄的女子便到處都是了。這在事實上和情理上都是不可能而且不應該有的事情。就拏生理和心理兩點來說，如果生活安定，作息有時，營養充足，男子和女子的青春期都是差不多的。現在許多婦女之早衰，大半是因爲家庭瑣事的磨折，生兒育女的損害，心情抑鬱等等之所致。如果伊們在家庭中在社會上與男子立於同等的地位，則一切勞怨，一切工作，都得共同担

負，在生育方面，如科學進步，也可減少其痛苦，或節制其多產，因之身體和精神都能與男子同樣得到休息而愉快，其青春期一定要保持得長久些。而且如果女子經濟能夠獨立，生育的兒女又應由男女雙方負担撫養，則縱被遺棄，伊們也能同男子一樣地自立，如果社會又是以同樣的眼光去看待男子和女子的話。所以現社會男子之輕易遺棄女子，女子之片面受遺棄的痛苦，決不僅僅是由於男子的薄情或男子青春期的較爲長久，而是不良社會對女子歧視的結果。

× × ×

我們再從遺棄案件中當事者的階層來看。先說無產者方面。沒有錢的窮小子，他們一天的衣食都不夠飽暖，要想結婚，往往埋頭苦幹，積儲十年八年不辦。他們對於這樣費盡千辛萬苦得來的妻子，當然珍若掌上之珠，不敢輕易遺棄了。次之，因爲他們根本沒有閒錢閒時找尋新的浪漫的需要，更不必說遺棄本妻後的什九不可少的贍養費等等。所以無產者中男子遺棄女子的事情是很少的，除非他眞正沒有法子維持他自己和他的妻子的生活時，不得已而出於拋棄妻子的最後的和最忍心的辦法。

這是就男子方面說。至於無產階級中的女子，不用說伊們沒有受過歐西資本主義的高等教育，不知道什麼叫做自由戀愛、浪漫等等，而且伊們的社會地位，伊們的風態舉止，也決不爲那些高貴的紳士所賞識，伊們仍只是同那與伊們一樣過着窮苦生活的男子結婚，同樣做着勤苦的工作，那像那些摩登女郎，天天飽食暖衣、刻刻在尋求享樂和刺激呢？所以伊們是很少對其男子倒戈的，而且伊拋棄了這個窮困的男子，另外找的男子不也同樣是很窮苦的嗎？所以無產者的女子也是很少拋棄男子的，除非伊丈夫眞正沒法養活伊，而伊本身又沒法謀生，爲了生存，不得已而出諸於此一途。

這裏我們再來看那些有錢的公子哥兒和小姐太太們。戀愛這件事情，，本來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而是有了閒有了錢的人們的一件玩意兒——如果單是爲戀愛而戀愛，只曉得戀愛，而忘記了其他一切的話。公子哥兒們，一天有的是錢，有的是閒，除了旁的消遣而外，愛情、女性，總是他們生活中主要的消遣品。他們是不滿足於一個女子的，他們是厭惡妻子而喜歡情人的。法律的制裁加不到他們的身上，輿論，又不會向他們施其壓力，他們就隨時可以誘騙女子，蹂躪女子，只要有錢，離婚也好，遺棄也好，吃官司也好。所以遺棄案件

中的被告，大多數都是一般資產階級和貴族。至於有產階級的女子呢？伊們既然有着和伊們同一階層的男子一樣的境遇和地位，結果也當然可以爲所欲爲。

× × ×

總括以上所說，可見遺棄這一件事見於有財者多，而見於無產者少。這是由於現社會的經濟制度所決定了的。

其次我們又看，在現在這樣過渡的社會中，在那落後的鄉村間，不知道有多少被男子遺棄了的女子，在那封建的家庭中，過着終身的獨居生活。其那樣的家庭中，其男子在年輕時候，多數已爲其父母代訂婚姻，代爲結婚。這完全是一種舊式的包辦婚姻。但是在舊家庭中，男子是有特權享受教育的．而女子不管已婚，或未婚，都該伏處於家庭中，爲家庭當奴隸，做牛馬，而不能受教育。這樣一來，社會上就產生許多被遺棄的舊式女子來。這一點，很顯然的是由於男子在年幼無知而又無力反抗其父兄的時候不得已結了婚，到了知識程度增高，能力充足時感覺舊妻不稱，而另尋對象的結果。

× × ×

男子之容易遺棄女子，從上面種種情形看來，可見大部由於舊社會制度之所致。在封建社會的根基還未完全摧毀以前，這類事情的存在所不免，正如經濟權掌握在男子手中，女子不容易在社會上做到經濟獨立一般。

據近代各國立法者的意思，以爲只要法律對於遺棄者的男方加以重大的責罰，遺棄的事情就會減少。這實在是一偏之見。我們不是天天看到遺棄婦女的男子在受法律的制裁嗎？但是效驗又在那裏呢？有產者的男子，根本不把這種處罰放在眼裏，他們有的是錢，些許的贍養費，對於他們是不在乎的。進一步說，這種金錢上的補償，對於女子的前途又有什麼保障？對整個的遺棄事件又有甚麼防止？還不是任他們用金錢來玩弄女性，愛則取之，厭則棄之嗎？至於那被遺棄在封建農村中或在城市中的沒有享受到教育的許多女子，伊們的丈夫縱然遺棄了伊們，那又有能力有機會去起訴，卽或起訴，那結果還不是一個離婚，同樣也被遺棄？所以不論法律對於遺棄者的制裁如何嚴酷，遺棄事情還是層出不窮，因爲遺棄乃是現社會制度、經濟制度、家庭制度所產生的結果之一，在根源沒有澄淸以前，支流是不能獲得完滿的解決的。

所以，要絕滅遺棄這一醜惡的社會病態，必須從改造包藏醜惡、容忍醜惡、甚至獎勵醜惡的社會制度入手。

擇偶問題的商榷

Hermann Keyserling著
胡青譯

世上有多少夫妻似乎是天生的配偶，這一句話雖不甚合理，但却是事實。理由爲何，似非我們的智力所能解決。這是否如柏拉圖所說的原由於一個細胞所分出來呢？還是出於上帝的意旨把兩個新的靈魂同時放進到宇宙裏去的呢？或者是『重生』說的一種表徵呢？還是自然間偶然的現象呢？沒有人能回答這問句。這實在是一個謎。

兩性相愛之後試問進一步他們是否使結婚呢？很明顯的這却未必盡然。人類是極複雜的，而婚姻關係不過是許多關係中的一種。這是最不容易完滿實現的一個。從一般經驗的證明，迷戀是美滿婚姻最靠不住的保障。這並不是因爲肉體上的吸力不能滿足人們的靈魂，而是因爲人們往往傾心於一種不適合於婚姻的對象。誰都知道人類天性各各不同。人們在他的心靈沒有被一個人佔據以前，他自己的天性頗有被同類型的異性所吸引的可能。根據心理學的分析，在男子方面，心目中常常有兩種主要的類型，一種是母性式的，另一種是伙伴式的。前一種是以個人自己的母親或理想中的母親爲基礎，而後一種則以他的姊妹爲標準。這兩種類型和婦女天性中所具有的母性和伙伴的品質相符合。一般的說來，只有那母親式的一型是宜於結婚的，因爲它在人類原始的天性上有其基礎；它代表責任心，在性質上因而是嚴肅的。男子在伙伴式的婦女間所能兌取的是冒險、刺激和遊戲等等。從性質上說，這兩種類型，是根本不能融洽的。所以即使想把它們調和起來，也是一種錯誤。從此我們對於選擇伴侶問題，已有了第一個具體的答案。

『結婚』這個名詞，其意義在指非伙伴的吸引。友誼也許是一種最親密的關係，但它決不含有結婚的可能。我們的祖先所謂婚姻必須和個人的嗜好相獨立，是有至理的。不是因爲它本身要不得；相反的，他們不過想暗示迷戀不是終決的要素，因爲在大多數男子，迷戀是爲適應到『伙伴』上去的。至於婦女，大多數人母性這一本能極爲發達，很容易和男子發生戀愛，不過無論如何，在伊們，就是友誼，也不當致於痛苦，因爲伊們的感情比較來的平穩。不過當男子求婚的時候，即使他是情場中被虜的一方，也應擺脫個人的情感，以爲適當的

選擇。這種謹慎的態度無疑地是正當的，而且從我們的經驗的觀點，也是必需的。朋友間的結合，極少獲圓滿的結局，而且促成這種婚姻的動力——在男方，就是一個女子的刺激的和吸引的品質；在女方，純粹對於伊個人的同情——也是萬難持久的。這樣的婚姻，結果多成為陣雨的性質，往往以離婚下場。而由於婚姻的不可分性，這麼一來，勢必招致嚴重的損害，產生大傷元氣的效果，如果當事人並不是感情浮淺的人。

大致說來，一個人到底應該和那一種人結婚呢？這個問題，我們並不能用科學的精細來答覆，原因是每一現象各有其特殊性，而且對於同一事件，各人的觀點又各不同。一般原則上的知識，殊不足以使人抉擇其適當的配偶，恰如僅有調音和對點的知識不足以使人成為作曲家一般。有許多事情在理論上是對的，但事實上往往恰得其反。例如說一患個歇斯的里的人照理是不配結婚的；但偶爾也有這種病症，一經結婚，便即很然的。又如近親間的結婚，被大家公認為有害的；但有時却反獲得很圓滿的結果。有一本小冊子叫做和誰結婚（Whom Should One Mrryg Frankfurt和M. H. Bechold合著），它以簡便的方式，記載關於這個問題最可靠的報告，以及從經驗和調查所得的結果。書中所述，大部根據醫學和科學的見解。作者對於這個特殊問題不能在這裏多所討論，所以提出上述的那本書，以供參考，雖然在應用上不見得能獲得很多的價值。如果要解決怎樣選擇伴侶的問題，我們需要那種異於專家所用以解決問題的公式。制定這個公式，必須純粹從它的旨趣上着想。祇有用這樣的方法，纔能將這個問題制定公式，而不致發生矛盾。

說到這問題的細目，應分為兩部份：第一是關於配偶者本身的，第二是關於後嗣的。這兩個問題顯然是各別的。在子女方面說來，父母不過是中間人，處於承轉的地位，留給他們以種族的遺傳；但在父母個人方面，他們並沒有承受到什麼。一個人雖有子女，但對於他們個性的獨立，是不願拋棄的。不過如果以兒童為中心的話，那末個人享樂的問題，便成為次要了。末了，因為父母的愉快和夫妻的幸福是卽不相同的；在前一情形，各別的，不關個人的激勵可以獲得滿意，在後一情形，父母間的失和，也許會使子女發生一種內部緊張的情緒，這種情緒是一切生產力必需的生理活力。大多數偉大人物是不幸婚姻或至少是不和諧婚姻的後代，便是這個緣故。甚至於有天才的青年往往不大發

遠，如果他們早年的環境太幸福了的話。不過有一點可以作爲擇偶問題的全面：就是婚姻中所見到的一個獨立的單位，是由於兩個部分所組成的。在這一點上，它很像一個兒童，那也是雙方結合的產物。根據基督教的教義，夫婦一體是不可分的，一對眞摯的愛人對於雙方心理上的和諧，一定有身歷其境的經驗，因爲和諧是婚姻和兒童的基本特性，所以父母親間的和諧，正與個人各種本能和感情的協調有相類重要的意義。選擇適當的配偶問題，不用說也須像調和個人心靈上的差異和矛盾一樣。不過怎樣才可以調和呢？這却不能有一種肯定的程序，因爲天才是不變的，在它們自己的水準上，它們不過是互相衝突，互相消滅而已，所以只有樹立較高的水準，方有和諧的可能。只有愛情的崇高的力，能使我們從本能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一個人應和那一種人結婚，就是當他成爲他的靈魂上的配偶時便能輔助他制勝那些爲他所不能單獨對付的困難。在別方面，凡是有識見的人，總會看出自己是片面的，不過是全人類的一分子，顯然要受一種錯誤的社會本能的影響，這就是大多數佳偶建築在互助的基礎上面的理由。據鋭氏(C. G. Jung)說：『靈魂的影像潛伏在每個人的意識中，它的功用在輔助意識中的自我，這個影像並不僅僅限於普通的屬性，且更能顯示性的關係。一個人見了他所心愛的人，猶如在鋭中反映着他自己靈魂的影像，因此，他對於在本質上屬於他一型的人之一見如舊，也就不足爲奇了。在這裏我們對於幸福婚姻的一切條件之含有矛盾性，便可得到了解釋。所以有些人主張物以類聚，有些人主張相反者才能相互吸引，都各有其眞理，但看一個人所需要補充其天性的性質的如何而定。大凡天性合於片面發展的人，大概易於被性情相反者所吸引，因爲只有這一條路才能克服他自己的限制。至於天性發展平衡的人，他所需要的補充，當然以和他的本質相像，僅在少數細節上各別者爲最適宜。從上面看來，有一件事極明顯，也就是擇偶問題的一個最好的答案，就是要問自己：『我怎樣能夠現實地認識一個最適合和我結婚的人呢？』但我們對於盲目者不能有所援助，就是說對於缺少本能的人是無法幫助的。不過凡對於自己的靈魂有認識的人就容易認識誰是最適合於他的人，正如一個人用眼睛看他面前的風景一般，因爲靈魂的接觸和物質的接觸一樣是直接的，所以我們只能勸告每個人張開他的眼睛，拋棄一切的成見或幻想，而用他的經驗來加以觀察，便不

致於錯誤。

現在大多數人對於婚姻往往失之輕忽。有許多婚姻所以不能有美滿的結果，便是由於擇偶不慎所致。惟要解決擇偶問題，須從伴侶本身着想，至於具體辦法，可從醫學、心理、社會和統計的著作中研求而得。末了，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婚姻祇在集合生理學、優生學、社會學、倫理學、和宗教學的理想時，才得稱爲完全，這種組合，似難而實易。如果將個人分析起來，雖覺極爲複雜，但就自然的單位而論，這是很簡單的。

婚姻原來是責任的問題，如果它建築在錯誤的基礎上，自然要有不幸的結果。夫妻的仳離，實在是一件可恥的事情，因爲在未婚以前儘有進退的餘地，待旣婚以後而始告破裂，這不是觀察不明，便是缺少誠意，無論如何都要爲人所詬病，所以擇偶不可不愼。

（橄）（欖）

亞玉

前進的文壇巨人死了他是主祭，『閒人』的公子結婚他又是證婚人，這樣的一位人物，只有在這樣的一個社會才能生存，才能『紅』。

× × × ×

楊永泰以佐理剿匪有功而榮拜省主席，今『匪』尚流竄于西北，而我們『勞苦功高』的楊主席竟以被刺殞命聞，功虧一簣，閻王何其嫉人之甚耶？

× × × ×

朱委員長不要做史可法、文天祥，而願效曾國藩，郭子儀，據說是爲了不要爲個人的『民族英雄』的虛榮而把國土糜爛，民生塗炭，他所期望的，是五十年後的定評。這是很聰敏的。因爲『民族英雄』只是一種『虛榮』，像馬占山將軍等等，現在只能賦閒津門，兩袖淸風，那像『漢奸』的實利，叱吒風雲？至於五十年後，人也死了，骨也朽了，管他青紅皂白，是頌揚還是唾罵？

朱委員長眞不愧爲一個現實主義者！這樣的現實主義者，在中國又何其的多！

史料

英國婦運史略(續)

Ray Strachey著
聞 釗譯

第三章 範圍擴大(1837—1850)

從世紀之中葉出現的婦女勞働狀况報告研究之下，我們只見一綫喜光，而這喜光還是相對的。這便是農業勞働中的婦女。據委員們的觀察，農業婦女倒喜歡伊們的工作，他們以爲那項工作，對于工人的健康精神，都尙可意。

『對于農業勞働婦女身體狀况的一般結論，可說大概比其同階級的他種勞働者的狀况要好。這理由是很明顯的：因爲家庭的收入因伊們的賺錢而增進，伊們的食物，就可以多一點……伊們的身體，就可以好一點了。我現在所說的，是伊們自己的身體狀况。』(註四)

這是好一方面的情形，委員們同時不得不指出伊們男人和子女的不利。在這種情形之下，子女的受苦，是顯而易見的。有一個見證人曾經自白過當伊走近自己家們的時候，伊的心便沉了下去，生恐家庭出了什麼亂子。我想這種情形，一定是好多農婦的典型。不過孩子的問題，就在鄉村區域，總還有法可想，無論在那樣的情形，孩子還是隨着時間的程序而長大起來。男人的問題，才是異常難決，委員們對于他們受罪的描寫，無意中流露着慘淡的情景。

『他們妻子不在家，確乎使他們感受不少的苦惱。寓舍中已不如他們妻子整天在家時的整潔，他的舒適問題，也得不到同樣的安排與照料。伊回家之後

婦女消息

▼國府特赦施劍翹

施劍翹刺死孫傳芳後，被天津地方法院判處七年有期徒刑。現國府以其以一女子發於孝思，奮身不顧，其志可哀，其情尤可原，乃依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第六十八條之規定，宣告於十月十四日明令特予赦免，以示矜恤。

▼滬貴婦購機祝壽

上海吳市長夫人馬鳳岐女士，因本年蔣委員長五十大慶，各地民衆，紛起購機祝壽，而婦女界獨付缺如，上海祝壽機命名日特向市長建議發起滬市購置婦女號機一架，呈獻蔣委員長祝嘏，以示『女界擁護領袖之至意。』吳市長對此甚爲贊同，故於當日

，還是先照顧孩子，伊丈夫吃夜飯，就非等候不可了。他回家來也許很累了，或被雨打溼了；但是他看見妻子還只有比他前一步才到家，伊首先還須去照料孩子；家中又沒有火，也沒有晚餐，舒適的安排一點也沒有，他于是只好上啤酒店去了。」

可憐的丈夫！不過妻子當然也是可憐的吧？假使說這雙重的苦工比較單是婦女的工作要來的有益健康和精神，那麽，家居的生活，一定是件最乏味的事情！

工業和其他勞働階級的受苦，對婦女運動並無直接的影響。那些命運不齊的勞働婦女，並沒有伊們自己起來可以改變執管其生活狀况的思想。不差，伊們也許有人參加在些熱烈反抗屈待貧人的運動，也許有人暗自夢想着富有和休息；不過，像伊們雖生而爲女子，伊們儘可以免予額外的煩勞，儘可以做伊們自己的人，這一切，似乎並不曾幻想過。婦女非做男子舒適的安排人不可；這是伊們所以做人的緣故，而且習慣、法律、和教會，也都曾宣佈過。伊們唯一受寬容的，便是這一件工作，這以及生育小孩，因此生活就隨着這義務的輪迴過去，假如有人的話，也只有極少數的人，認識那可以改變的力量。伊們不知道社會上已產生了一種爲伊們的需要的新的覺悟，伊們的生活標準將快變得改善。衛生、教育、工廠檢查、健康保險、養老金、以及其他一切本世紀的改善，都遠出伊們的理想之域；而那個給予伊們以選舉權的運動，相去更爲遙遠，更出乎伊們的想像之外。不過，伊們雖然還是受罪，做苦工，這些運動已經把力量集合起來，而那曾經竭力設法改善伊們的物質條件的人，也去助進別一運

中正隊命名時，與主席團及各夫人提議，女界節省脂粉費用，購機一架，名爲滬婦女號呈獻。當時王曉籟夫人、杜月笙夫人、蔡勁軍夫人等，均一致贊同，積極進行籌備云。

▼上海取締嚮導社

上海市社會局爲取締嚮導社及其他變相組織，特發滬字第二七六二號布告云，查本市近來嚮導社林立，詳加訪查，大都假借名義肆行誘惑，經本局禁止報紙登載其廣告後，復有伴舞社、導游社、交際服務社、舞社等變相之組織，似此巧立名目，貽害社會，若不嚴予禁止，何以維風化而伸法紀，爲特布告周知，仰各該嚮導社及種種變相之組織，尅日解散，如仍陽奉陰違，罔顧禁令，定當依法嚴懲不貸，切切此布。

▼北平組女同學會

動了。

圖謀援助女縫工而沒有結果的那些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此時已有了第二個關切的目標，在這裏他們比較的收效。這目標便是家庭女教師的地位。這班人，也像女縫工一般，感受過剩的苦況。在三四十年之間，其情況確實極爲可悲。普通的薪水，大都只有二十五金磅一年，除出留些預防疾病和年老時的用途之外，伊們還須穿着得『像一個上等女子』；而大多數人往往還要養一個守寡的母親，或是靠伊過活的年幼弟妹。這個職業是『有身分』的婦女的唯一出路；這也是清貧的單身女子的一種憑藉（這類人爲數極多）。一個男子死亡未曾替妻女安排好生活——這情形很多——遺下伊們手無分文的時候，這便是伊們唯一可想的出路。伊們這些人原則上大概並沒受過教育的訓練，的的確確，就連良好教育都不曾受過；伊們所有可以拿到勞動市場去的，只有伊們的『大家風範』和伊們的需要；而這些，却無一是商業上的資產。結果，毫不足奇的，伊們就遭受壓迫，而焦慮與不幸的引伸，比伊們的缺乏訓練更甚地減低了伊們的資格水準。

一八四一年那年成立了一個家庭女教師仁善社，目的在給那些暫時落魄的婦女一種年金，或者在暗地裏用斯文的方法援助伊們。這機關成立以後，就被成百的可憫的案件所圍攻了。譬如說：這裏有一筆二十金磅的年金，那麼，就有一百五十個五十歲以上的請求書，而其中八十三個人，手裏連一個便士都沒有的，雖則伊們大都在富貴中長成。這而且並不是例外的情形。前十年間銀行事業之失敗，致使成千的婦女，陷于同一的命運。而且對于這個階級，除了嗎

．北平市女同學會十一月一日，假城內孝順胡同亞斯禮堂開成立大會。當時到有國立私立各大學中學二十一校女學生約四百餘人，首由主席許留芬報告該會籌備經過　後即選舉執委當委。北大等十五校當選執委。旋請來賓紀清漪女士等致詞，末有京華美專師生演奏。

▼西班牙婦女參戰

城十一月九日路透社瑪德里電，西國社會主義女兵一大隊，昨日深晚，在瑪德里城外前王宮花園猶勇作戰，受創甚重。同時首都有數哩加拉班奇爾區擁護政府之婦女聚集屋頂，向國民軍傾潑沸水沸油。

▼法提議停閉娼寮

十月廿七日法國國務會議開會時，公共衛生部長薩利愛，提出關於取締娼寮之法律草案。其內容係將全國

濟之外，似乎也沒有什麼希望了。（註五）

斐甫德力克茅立斯因他姊姊瑪利的影響，也漸漸覺得這問題有興趣了。伊自己早已充當教師，那時正在該社就做那些悽慘的工作。他自從去探望伊之後，纔把這事情講給他朋友們聽。慈善和年金都不差，不過他所探求圖謀的，却比那掩飾社會的罪惡的措施要進一步。經過長久專致的討論之後，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才得到一個結論，覺得對於那悽慘階級唯一真實的幫助，在乎增進伊們工作的水準。伊們倘若能夠教授得好一點，伊們的薪水就可以高一點；而這便是唯一的辦法。因此現在必須竭力增進伊們的教育，爲了這個目的，倫敦英王學院組織了一個教授委員會，專們頒發及格證書給家庭女教師，又因爲得了在理斯民司萊的竭力贊助，繼續向女士們的講授，就在一八四七年開始了。

給伊們講授這決定，和密司麥萊(Miss Murrey)(爲英后侍從之一)（註六）獨立設法籌款增進婦女教育的努力趨于一致，兩種計劃就同在家庭女教師仁善社下聯合起來。講授居然得到非常的成績，差不多馬上就可以成立一個正式機關。在一八四八年那年，英后女子學院，就首先成立了。這學院的宗旨，是教授「各種女性的知識」，雖然發起人對于何謂「女性的認識」有無一種清楚一致的概念，至少還是一個疑問。茅立斯自己在開學的時候，曾作一番極中肯的主張。他說：「我們怕我們的學生算學不能習的很深，不過我們相信伊們如果肯專心學習伊們所學的東西，伊們一定能學得切實的知識。不會學那危險的。」不過諷刺報(Punch)同其他的幽默報却不敢相信，什麼荷包教授呀，什麼抜線手工學位呀，這一類的諷刺，當時都很有力量；可是學生的熱心求學，却

娼寮在實際上悉數加以停閉，此外又主張採取種種措置，以防止花柳病，今後凡有傳染花柳病者，當視同法律上犯罪行爲，而加以懲罰。至於販賣婦女行爲，亦當嚴懲不貸云。

▼德令主婦留殘飯

戈林將軍七日晚令各家主婦，於原有垃圾箱外，另設殘餘食物箱，專投殘飯。並令國社黨福利社之營養部，挨戶收集，以供喂豬之用。戈林將軍並請求各家主婦盡力合作，以促進四年計畫反浪費運動之成功，使日後肉類供給不致缺乏云。

▼英蒲斯女士來華

倫敦英國救世軍總司令伊文奇林蒲斯女士，即救世軍創辦人蒲斯之女，定於十一月八日由倫敦首途，前往中國、朝鮮、日本、美國等處，從事宣傳。

毫不受其影響。充塞在各年級的婦女，都是眞正要求學問的人，伊們不管它是眞實的教育，或是女性的教育，一心只想求知，不知其他，而教授們，也竭他們的所能盡量授給伊們。各級基本課程上，原來是沒有希臘文的，不過別項教材却極爲豐多。第一年進來的二百學生，選講的有相當的人數。過了不久，大家發覺這學院首要的事情，應該先把基本科目的根底打定。那些來求學的，不論是熱烈的年輕姑娘，或是年長的婦女，具有多年經驗的家庭女教師，對于初步文法初步算學，盡是一樣可悲的無知。不上幾個月工夫，所謂『女性的知識』並不比一個男學生的普通用品有多少上下的事實，也就顯然畢露了。無如因爲這班學生不是男學生，不久教授們便決定了一種課程，裏面以基本知識爲骨幹，不過關于英國文字、社會學、以至于哲學這一類深奧的講授，也同時有所規定。至于科學，也並不删去。試驗室和實習工作不見得有多大成效，公開演講却時常舉行，聽講的人也非常踴躍。的確，通常科學講授時，總是擠滿了上等婦女，爲了這個緣故，有的地方，往往拒絕伊們參加，恐怕那些『眞的聽衆』被擯于外。例如英后學院開辦的那年，倫敦主教禁止婦女聽斐特司凍(Wheatstone)在英王學院演講電氣。理由是因爲伊們聽李爾(Lyell)演講的人『擁』的太多了！雖然如此，科學家們本人却無人作這樣的拒絕。斐特司凍對這次禁止事件却大爲生氣，他立刻把講師位置辭了(註七)，而這幾個事件，于是便發生了一種騷動。

事實是這樣，婦女擁擠着聽講求知識，已成爲當時的一種流行現象。這是一個很切實的要求，在英后學院成立一年之後，實際上已有再辦一所的可能。于是一八四九年，又興起了一個培福德學院(Bedford Colleg.)。英后和培福德間的教育方針雖屬相同，但其間仍有顯著的差異。英后學院，照它的組織法，管理權完全操在男子手中，婦女僅得以『女賓』或女監護的資格，參與聽講。至於那另外一個，是黎德夫人(Mrs. Reid)奠基的，却採取混合行政制的較新計劃。這種差別在目前看來，雖然輕微，但在十九世紀中葉，已經是了不得了。

以後許多從事有組織的婦運的人，都以這兩個機關爲伊們出發路程的起點。奧克泰維亞山(Octavia Hill)的排貝拉斯密司(Barbara Leigh Smith)、蘇非亞僞克士勃雷克(Sophia Jex-Blake)、法蘭水司拔斯(Frances Buss)、陶樂賽皮耳(Dorothy Beale)，以及許多別的人的生活中，這些學校所貢獻的友誼，部分的獨立，以及

『女性知認』之一聲，都是極關重要的。它們鼓勵伊們秘密的半實現的理想，而茅立斯及司萊以及他們的朋友因准許與鼓勵這班女學生，對于婦女運動，實有莫大的貢獻。

（註四）見一八四三年濟貧法委員對於農業上女工童工僱用狀況的報告。

（註五）一八四九年歌女茄耐令德 (Jenny Lind) 捐贈該社二百金鎊，伊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話，說因伊兩人曾親身經過同樣苦難，所以伊深能共同性質中的苦況。見茅立斯于密茅立斯傳。

（註六）密司麥雷始終關懷婦運，當伊利沙伯諾頓特正在苦鬥時，伊時常邀後者入宮，把伊的近況告訴伊。有一次伊對密司諾頓特說：「朋友，我覺得你的方針很對；我相信我假使是我自己的人，我也要像你的做去。」「假使你是你自己的人麼？」密司諾頓特問道。密司麥黑解釋道：「我的意思是假使我是在另一種境地。」

（註七）見開羅林法克司日記。

本刊合訂本

卷數　第一、二、三卷均已出齊。
定價　每卷僅售洋八角。
郵費　如須郵寄，另加寄費一角。
定購處　本社發行部。

婦女共鳴社發行部

英國婦女在法律上之地位

Mauld Crofte著
金石音譯

每册七角

經售處

法政學院
會文堂
作者書社
生活書店

愛國女傑尚達克傳（上）

雨竹

幼年生活

尚達克（Jeanne d' Arc）法國人，一千四百十二年一月六日生於位在法德交界處一個傍水近山的小村，唐雷米(Domremy)。

尚達克的父親在唐雷米算是一位比較重要的人物。他們有一個雅好的小園子，他們所住的房屋也比鄰居們的稍勝，不過雖然如此，他們還是很簡陋，房子上開着幾個洞充窗門，地板沒有油漆，傢具又少得可憐。

尚達克有三兄一姊，二個哥哥在外面工作，那個姊姊早年已經死去了。只有一個哥哥比埃爾(Pierre)留在家裏帮伊父親一同在種田，當時尚達克的工作便是看羊，在園子或田頭當雜差，或幇助母親理家務，此外便織布或縫衣，不過大部分工夫還是看守羊羣。

尚達克幼年時很喜歡聽神怪故事，更喜歡聽伊父母的談話，因爲在這些談話中，常常有關於內戰以及法國如何衰弱，太子如何可憐等等的資料。

當時法國很紊亂，內戰的野火，燃遍了國內，接鄰的村鎮因對於法王遵順的態度不同，居民恆惴惴不安。有時自己一方面的兵士從前方回來，他們總是被村人所歡迎所款待，因爲他帶來了戰地的消息。遇到這種兵士到尚達克家裏借宿的時候，尚達克往往首先讓出伊自己的床給他們睡，自己則睡在地板上。

在這一個村子裏沒有一個人像尚達克那樣愛聽可憐王室的故事。伊脆弱的小心，常爲此而悲戚。

其時唐雷米的小孩子，因爲常常聽見長輩們的談論，知道鄰村大抵反叛法王，所以他們一遇到鄰村的孩子，便會發生毆鬥的事情。他們的武器是石和石子，他們有時高聲的怒吼，有時互擲石塊，情勢劇烈，每至頭破血流。

唐雷米的百姓那時很不安心，怕鄰村敵兵來襲，他們日夜提防着逃難的警鐘。

在尚達克童年時，曾經有一夜，禮拜堂的警鐘大鳴，村中每一家人家倉卒逃難到預築好的保壘裏去，而敵兵就搶刼這村子，並且還燒毀了好幾家房屋。

尚達克在這樣風聲鶴戾的環境中生活，使伊對於祖國和法王，更為焦慮。伊本是一個活潑喜樂的幼女，順從父母，信仰宗教，此時却更增加一重對於國事的憂心。

尚達克雖不能讀經，却很喜歡到禮拜堂去，對伊母親和牧師所講的故事也常常聽得津津有味。從伊母親那裏伊學習到簡單地信仰上帝。伊嘗說：「我要學習為好，可以上進……去做一個好小孩應做的事。」

尚達克是溫雅可愛的，同時却具有誠實與勇毅，常去探訪病人，濟人急難。對動物尤為溫和。有人說鳥常食其手撒的食物。伊對於所看守的父親的羊羣，也從未失去一隻過。

在這些快樂勤勞的歲月中，使伊永遠別離其親友的日子終於到來了。那一天伊和小朋友們在古林裏賽跑，伊跑得很快，得勝了；但不知怎樣，伊忽然仆倒在草場上，耳內聽得有一種聲音對伊說：「尚達克，回家去，你的母親在喊你。」

尚達克立刻返家，但是伊尋到母親時，母親說並沒有呼喚伊。當時伊很驚奇，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就走到花園裏西望着山出神。

此後伊就講述那奇異的一天：「當我在十三歲的時候，我聽到一種從上帝那裏來的聲音，幫助我的品行。在第一次我很恐懼。這聲音發生的時候大概是在夏天的一個正午，在我父親的園子裏——我聽這聲音是從右邊對着禮拜堂而來的，我聽到這種聲音，多半同時看見亮光。這亮光就從聲音那邊過來的。」

伊還很熱烈地講述伊所看見的有許多天使的大異象。異象極可奇，伊就一些不動地立着，眼注視着天空。同時伊就聽到一種聲音告訴伊要為善人，要常去禮拜堂，還要順從兩位將告訴伊今後行動的聖者。在異象消失前，這聲音又告訴伊說伊是被上帝所選擇了去統領法國軍隊打勝仗的人。這番話使尚達克極為恐慌，因此便切心祈禱，俾得免於這艱難的差事。伊說：「我是一個無知的女孩，我並不知道如何騎射或率領軍隊。」但是再一想覺得伊實是被選擇去完成一件偉大的事業，於是就在上帝前立誓不嫁，「無論多久，只要神願意。」

伊自從看到這些異象後，態度就更趨嚴肅，對宗教也更加認真起來。不過伊仍宿留在家裏差不多有四年光景，伊還是和從前一樣的可愛一樣的幫助人。伊的竹馬老友們常笑伊多到禮拜堂去和費許多時光在祈禱上。但是伊始終沒有告訴伊們伊心中的秘密，伊未嘗告訴一人伊所見的空

中異象，也沒有一個人知道伊所聽到的愈來愈清晰的對伊說：『你必須去，上帝的女兒呀，尚達克你必須去！』的聲音。

這些驚奇的異象，使尚達克充滿了稀奇和恐懼的成發。但是伊畢竟相信伊自己，只有伊自己能復興祖國和恢復法王應有的權威。

尚達克時代的法國

尚達克和伊的小朋友所經常聽到的故事中的戰爭，幾十年來，陷法國於擾攘紊亂。亂事發軔於十四世紀末葉，當時因法王夏爾斯六世(Char'e. VI)發瘋，王后措施乖張而釀成法國的內戰。因爲法王發瘋，王的族兄，蒲爾高涅(Bourgogne)的公爵，便決心不再臣侍法王據土自雄。但法王胞弟，奧雷項思 (Orl ans) 的公爵，對其族兄的行爲甚爲不平。因此在蒲爾高涅和奧雷項思公爵之間就發生了一種劇烈的爭執。這種爭執，漫延到全國。朝臣以及教主中顯然分成兩派，有的參加奧雷項思，有的參加蒲爾高涅。後來因奧雷項思的公爵被蒲爾高涅的公爵的下屬所殺，遂引起劇烈的內戰。奧雷項思的新公爵決心替他被害的父親復仇，奧雷項思和蒲爾高涅雙方都想奪取巴黎，以便劫持傀儡的瘋王。

當時參加戰爭的，還有英王亨利五世 (Henry V)。他的家庭，是法國王室後裔的一脈，因此他主張他是法國合法的君主，便派遣精兵襲法。

經過一次劇戰之後，法兵敗北，奧雷項思少年公爵被擄以去，英軍繼續勝利，終至攻陷法北全部。

在那時，奧雷項思公爵的一派，因替老公爵報仇，把蒲爾高涅的公爵也殺了。因此又引起蒲爾高涅新公爵的憤恨，他就聯合英軍，進攻本國的君王——後者和奧雷項思公爵派甚爲友善。

不德的皇后，起先左右偏附，至此伊便決定和英國聯絡去攻打伊自己的兒子小夏爾斯。伊把自己女兒配給英王亨利五世，同時宣佈說倘若他們生了兒子，在瘋王死後，便可繼承王位。伊說這是合法的。因爲女兒爲瘋王所親生，而小夏爾斯却是私生子，所以永遠不得爲王。

當太子自己的母親都說他是一個『私生子』，老百姓就更加莫明其妙了。他們奇怪着與有這樣的事。小夏爾斯自己對於這個問題也很疑惑，因之不敢大胆宣佈其對於臣屬的權力。他在不知所措之下，便只好逃到法國南部去，在奧雷項思一派的保護下留着。

當瘋王死後，英王便宣佈說他的幼子亨利六世，卽未來的英王，也就是法王。現在亨利六世旣尙在幼年，就由他叔父攝政。

年輕的法王夏爾斯到此大感痛苦。大部份王土已經落在敵人的掌中，他們的權力已日漸增進。就連他的首都巴黎，也在他們的手中。除了少數效忠於他的法兵之外，他只有蘇格蘭人可爲盟友，但蘇人力量薄弱，不能對他有多大助力。當時他幾陷於無錢無友的慘境。但最不幸的，却是他被政客包圍，政客們爲自己的利益而把他出賣。

當時全法只有一個重要的城市是效忠於他的，這便是奧雷項思城。但就是這個城也在極度危險之中。英國爲統治全法計，便設法奪取奧雷項思。他們增派大軍來法，在一千四百二十八年十月間，英軍就開始圍攻奧雷項思。這是尙達克快到十七歲那年的事。

尙達克求見法王

尙達克雖住在幽靜的小村子裏，敬愛父母，友善兄弟和小友，樂意幫助困苦中的鄰里，但是伊的內心，終於漸漸發出一種深切的信仰，相信伊自己在法國有一件艱巨的事情要做。異象和聲音繼續要伊去完成那艱巨的工作。伊縱然知道伊自己能力的薄弱和在社會上地位的卑微，伊仍舊覺得伊應該去完成那偉大的工作，那就是要從敵人手裏拯救法國，使王登位。

在伊十六歲生辰後的春天，伊就開始作長途旅行，這結果終於領導伊到未登位的王前去。因爲夏爾斯王所居的地方和伊相隔四百五十英里之遙，以及其中經過的地方都在敵人手中，伊要去，非得有多少兵保護伊不可。所以伊就決心先去見王的禁衞軍司令，他負着守衞尙達克所住的效忠於王的一帶村莊的責任。

這位禁衞軍司令是住在距唐雷米十二英里的一個四面圍城的鎭內，尙達克常常聽到他，因爲伊的父親和鄰居們常常爲着事情去拜見他。伊知道他是一位忠君愛國的軍人，伊希望能夠說服他，由他派一些兵護衞伊去見法王。

任何少女對於離開家庭到軍隊裏去都會覺得是一件很爲難的事；這在尙達克，就更覺爲難。因爲在二年前，伊父親曾做過一個夢，夢見尙達克和軍隊一同走了，這夢就給他很大的不安。他覺得這個夢並非佳兆，同時說如果伊眞的那麼做了，他一定把伊溺死，而且告誡他的兒子們，說：「倘若我不能親手把伊溺死，你們一定要把伊溺死的。」

雖然伊的父親沒有再提這一個可怕的夢了，但尚遂克怕他仍舊沒有忘記，倘使被他猜到伊要做什麼去，他會禁止伊離開家庭。伊因「向伊的一個表兄提議，他妻子生產時，讓伊到他們家裏幫忙去。對於這位親戚，伊也不過很簡略地述說了些伊的使命。伊又問他有沒有聽見過「法國失在一個女人的手中，要在一個從古林來的童女手中得救」的傳說。

此說相傳爲還在尚遂克生前法國南部一個女人所說。現在大家看見不德的皇后弄得法國禍亂相乘，不期又把此說重提。尚遂克的表兄留心聽伊的話，就允許幫助伊。

他就和伊同去訪問司令。這位司令是一個粗暴的軍人，識見庸俗，沒有超越的思想。當他看見眼前這個年青的村姑，穿一件農婦所常穿的暗紅色粗布的衣裳，他就奇怪伊對他會有什麼要求。

當他聽到伊熱烈的要求，要求他派人稟諫法王停止戰爭，因上帝將賜助於他的話，他就發笑。他就吩咐伊表兄送伊回家去交給伊的父親。

尚遂克回到家裏約模一個月之後，伊和村裏的一個小朋友說：「有一個女子……伊在本年內，將要使法王在爾浪（Reims）地方登位。」伊的志願，從此就漸漸被村人聞知了。

在當年夏天，有少數敵軍進攻這位忠義的司令。唐雷米人民因爲怕這些敵兵，就帶了家畜後退到離法國邊界六英里的地方去。尚遂克伊們一家人，在那裏約住了兩星期。尚遂克的使命，這裏也被傳說了起來。恐怕就爲了這個原因，尚遂克的父親，對於當時一個青年來向尚遂克求婚的事，極爲樂意。但是尚遂克呢，因爲正在熱烈地着手伊偉大的工作，而且向上帝立過在沒有把工作完成以前決不出嫁的誓言，伊當然不能答應這類的要求。伊爲了要擺脫這青年，就走了一天的路程到教會法庭去，伊把事情清楚地供明之後，法官便宣布那青年對伊不能再有請求。

奧雷項思被圍的消息，大約十一二月的樣子傳到唐雷米。在十二月不知還是正月，尚遂克就第二次去見禁衛軍司令。伊悄悄地離開唐雷米。從此之後，便永不再見伊的家鄉了。伊只和一個人道了一聲別，一個青年的女朋友。

當伊第二次到司令所駐的城中，伊仍舊到伊表兄家裏去。此後伊便住在一個相近營房的友人家裏。有六個禮拜光景伊切心努力着使司令信任伊，信任伊的工作。凡是伊所訪問過的人家的朋友們，都常常談說伊的美德。伊常常祈禱，勤於縫紉，也幫助伊們縫紉。

第一個助成伊使命的人，就是一個年青的兵士，名尙特梅爾志。這個年青的兵士認識伊的父親，所以來看伊和伊談話。

『我們的王上是不是一定得被驅逐呢？』他問伊。

『我是爲到王城裏去而來的，』伊回答他，『來請求司令派我到國王那邊去。但是他不理我，不過三月裏我必定要到王那裏了，縱使這得踏破我的脚以至於膝蓋，我也在所不顧了。沒有人能夠幫助他……只有我。我非去不可，因爲我的主要我去。』

『誰是你的主？』梅爾志問。

『上帝是我的主。』

梅爾志果然相信尙達克了，相信伊確是上帝所派來拯救法國的人。他就決定領伊去見法王，問伊什麼時候起程。

『愈早愈好，』伊很熱切地回答他。

雖然這位司令依舊拒絕伊；但其時另外有一個官吏，聽到伊有些好奇，想要看伊。這一位老年官吏住在距此有二天路程的遠處，他差人來叫尙達克去見他。梅爾志爲伊買了一匹馬，並陪伊走了一半路程。伊的表兄一直伴着伊，以後且由他帶伊回來。這位公爵，是個衰弱的老年人，他所希望的，不過是想看尙達克變一些神蹟。尙達克既然沒有做出什麼神蹟來，他對伊就覺索然無趣，因此並沒有幫助伊什麼。

所以伊只好再到禁衛軍司令地方去。這一次伊就對他指說他不幫助伊的錯誤，因爲就在那一天，法王的軍隊已被逐回而陷於極危險的境遇了。

過了八九天，司令從國王道來的使者地方得知這一切都是事實，便大爲驚奇。當時他就帶了一個神甫去見尙達克。這位神甫聽了司令的話，當他進入尙達克室內時，就高聲叫喊，以爲如果伊所附着的是邪道，這一來就會離開伊，反之，倘然是聖靈，一定能向前走來。尙達克終於跪迎出來。不過伊對這位神甫很不高興，因爲伊以前已經告訴過他，他知道伊是屬於聖靈的。

此時司令相信尙達克了，他覺得伊應該到國王地方去，他就預備了一隊兵保護伊前去。他送伊一把寶劍，還有帶給國王的一封信。他甚至於親自送伊起程。鎮上的人對於尙達克的使命都大感興趣，他們送伊一匹馬以及伊所需要的別的東西。

和伊同行的有兩個騎士。他們允許忠實地保護尙達克，竭他們的力幫助伊。其中的一個就是梅爾志，另外一個

是一個軍官（當尚達克第一次去求見司令的時候，他看見過伊，他對伊所說的很感興趣）。這兩個騎士各人帶着侍從的僕人。和他們同行的，還有剛帶王軍戰敗消息來的使者。

尚達克爲路上安全起見，喬裝了男子。伊穿一身深色的布衣服，又把頭髮剪短了。他們這一小隊伍，就在天將暗以前起程，以免引起他人的注意。

當尚達克的朋友來和伊話別時，其中有幾個人勸伊不要去了，因爲此去路途艱險，前途莫測。但是尚達克却很簡單的回答他們：「我前面的路已經掃清了。我有我主把到國王那邊去的路築平了。我就是爲此而來到世上的啊。」

尚達克和伊同伴們所走的路的確是很危險的。國內全是敵軍和土匪。因爲怕這些人，所以他們常常在夜裏走，沿着小路來替代大道，有時候他們一夜要騎在馬上走到三十英里，這對於一個年僅十七而又不慣騎術的女子是一件艱難的事情。還有，沿着小路走要經過四五處小河，也是很不容易的。在白天，他們便隨處休息，大抵在樹林中，因爲他們可以躲在林中不被人看見。

在十一天之後，他們經過羅阿爾河，(Loire)而入那仍然盡忠於國王的地域。他們就停下在一個小鎮裏。那時尚達克就請人替伊寫了一個呈給國王，請求國王賜予接見。在呈文中申明伊曾跋涉千山萬水而來，專爲稟奏於王有利的事情。

第二天，那是禮拜天，三月六日，他們就進入國王和他的臣屬所在的城去。

本刊前期要目

月評 話錄

以牙還牙吧，中國……石音
心勞日拙的婦女失職論……所非
京滬報界的宣言……秋草
德國婦女參政史中的一些教訓……沂竹
西班牙內戰之展望……岑雲
從西洋家制的崩潰說到中國家制的將來……若湘
我的文藝創作觀……蔚英
婚姻諸問題……胡晋翔
史料——英國婦運史略（續）……閔釗謀
婦女消息

接受乎？（漫談）……宛青
生活
在衙門裏……相
一個被狹義的人之自白……關英
光是採用國貨就行了嗎？（雜感）……集照
柔漪漫論女人（雜感）……企萱

文藝

老媽媽（報告文學）……落葉
風雲篇（詩）……長庚
最後（中篇小說）……張宛青
奮鬥的母親（長篇創作）……牛春野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二十日出版

從最近幾個人的死想起（雜感）

古　然

文壇巨人魯迅先生逝世後，不到幾天，我們那位『翼贊剿匪有功』的行營秘書長楊永泰，也不能目覩剿匪大業的完成而死於『非命』，接着，便是『三一八』時代執政府的主人段芝老的壽終正寢。這幾位非凡人物歸赴九原後所引起後死者的號哭哀怨，我想大概不會相同，說句老實話，多數還是相反的。

我也是這樣的一個代表。對於他們的逝去，曾經悲戚過，也曾痛快過。但是不幸，我終於把他們聯想了起來。

× × ×

『十五日午後三時十五分，鄂省府主席楊永泰，偕「夫人」……由漢口江漢關渡江返武昌……行至江岸人行道上……被人連發三槍……因傷中要害，於三時三十七分在醫院逝世。』（中央社漢口十月二十五日電）

『湖北省政府主席楊永泰氏，被刺殞命，噩耗傳滬後，在滬楊氏家屬，楊氏「元配夫人」暨女公子懿熙等，哀痛逾恆。……本市市長吳鐵城，……特於昨晨九時許先後赴楊宅慰問，勸「楊夫人」節哀順變，勉襄大事。』（十月二十八日時事新報）

× × ×

『段氏「正室夫人」張氏，年已花甲，係續娶，「妾」二，均在滬。』（十一月三日時事新報）

× × ×

『文學界巨子魯迅，昨晨……逝世……「夫人」許廣平女士、弟周建人……在旁。』（十月二十日時事新報）

『…魯迅除有「愛人」許廣平女士及一子隨同在滬外，北平西三條二十一號寓所，尚有其八十餘歲老母及「原配夫人」朱女士……』（十月二十三日時事新報北平通訊）

× × ×

多妻制是中國的國寶，也是男子漢大丈夫的威風之一。它能打動一代闊人如楊主席段執政等人的心，於『元配夫人』之外，再來一個『夫人』，『正室夫人』之外，再來兩個『妾』，本屬無關宏旨。但是爲反封建而苦鬥了一生的魯迅翁也做了它的魔力下的俘虜，那就有些不可解了。

○ ○ ○ ○



實生活

生活在積穀倉裏（上）

白水

生活在積穀倉里面的一段光陰，是最叫我回味津津的了。那是一個縣立的高小學校，學生大約有五十多人，教職員共有四位，就是校長吳君，吳夫人王小姐和我。校長自己担任高三年級級任，吳夫人担任高二級任，王小姐担任各級算學和手工，我呢，是一年級級任兼各級史地。那時因爲開辦伊始，一時沒有相當的校舍，就借用了一所積穀倉的舊址。

這是一所並不算小的古舊建築，前面朝南，有五間高大平屋，我們把來作爲教室及禮堂。廊不很潦闊，約三丈外有一個很大的池塘，池塘左右各有矮小三間平房。池的南端，圍着雕刻得頗精緻的牆壁，南、北、東、西、合成一個大口字形。據說這是積穀倉的辦事處，眞正積藏穀麥的所在，是在口字北面，經過禮堂，和陰森的大草場。那房子是全用木料做成的，數目共有十五六間。灰黑古舊的木屋，沒有窗，也沒有門。工人打開了一塊木板，鑽了進去，掃出一大堆蜘蛛網和塵埃來，這就是夜晚的宿舍了。因爲人數很少，我們只掃除了二小間，一間住着兩個遠路學生和娘姨，另一間是我獨占着。每晚四顆頭排陣似的小心謹愼地鑽進去，照例娘姨在最後，伊運着粗大臂膊，將木板咚的一聲蓋上，然後由那兩個學生抬過一只大木箱子來塞殿在板後，以防有什麼可怕的東西打進來。我呢，就兩手擎着兩盞美孚油燈，站着監督。但我的心上總覺有些奇怪，到底有些什麼東西可怕的呢？伊們要如此吃苦地夜夜提防！等到一盞燈給伊們接過去之後，不到十分鐘，伊們就統統睡下了，火也熄了，夜是完全靜止下來。

但是我心上却是很熱鬧焦急。第一、因爲我自己也只是一個方才讀完了高小三年級的學生，怎樣可以教高小一年呢？第二、這邊的學生看去大半數比我年長。

有一夜學生和娘姨睡靜之後，我又想起了心事，眼望着燈花，又聯想到家中的母親和弟妹們。正當我把教授法推開伏在桌上幻想的時候，忽然外面卜卜地像有東西扣起木板來，仔

細一聽，又似乎是『咯咯』之聲。『原來打門的是青蛙呵，』我想，于是我又把燈花撥去，從新用功下去。因為我是有一個預先預備工作的習慣的。比仿說明天教的是第三課，那末至少今晚上要預備到第五課，而且把所有的教材默背出來，以便在講堂上隨手寫出，不致臨時發窘。

記得第一次上課時，因為不慣，便吶吶說不出口來。學生們聽一回又低下頭去，和近邊的學生輕輕地議論，過後大家又相顧微笑。那時我只覺到心房的急跳，面上烘烘的熱着。忽然，吳校長探進半個頭來張望了，這一來使我更加手足無措，眼花耳熱，腳竟似乎踏上了雲端。但是吳校長並不久留，他只望了一望就馬上退出去了，學生們，居然也收起笑容了。

大約兩三個星期之後，我的膽慢慢的大了，一切自如得像在家中一樣了，所有的學生，都成了朋友。伊們中有許多人都要和我結拜姊妹，不管先生學生的身份，只依各人的年齡為定，叫大姊、二姊、三姊等等。當時經我答應的一共有十四個人；我是九妹。後來年幼點的學生生氣了，伊們哭泣着說是先生不要伊們做姊妹。當然伊們回去向家長哭訴一番，結果母親們都領着女兒來了，說先生若不上伊們小孩子做姊妹，能否收留伊們作為乾女兒。因為拜姊妹拜乾娘在當地是非常通行的。盛情難却，我雖是個不滿二十歲的人，當時居然做了乾娘，酌量收了五位乾女兒。

校長事情很忙，他要我給他代理教課，而且說是長期的代理，此外他並且指出一個要求，要我上課時必須梳髮髻，不可掛着一條小辮子。吳師母有小孩，有家庭，客人來去，忙的時候也叫娘姨送條子來叫我代上幾課。王小姐身體不大康健，又是獨養女兒；大風、大雨、大雪天，伊總是不大到校的，于是又要我代為點點名，關照學生好好自己用心溫習。這一切我都答應的。

冬天來時，積穀倉裏面已經很熱鬧了；姊妹們怕我冷靜，都已搬來陪伴，還有一位乾女兒也要來依在我的膝下，這樣，我們一共住滿了四間木屋。每晚七時至八時有一班自修，也就在穀倉中溫習，由我做頭。溫完課，照例伊們可以睡下了；但年長于我的姊姊們，終要來坐到我房中談天。伊們並且對我約定說，只能讓我在上課時擺出做先生的架子來，除外，應當親親暱暱的。我當然也只好應允了。談話一多，事情就不妙了。姊姊們說這積穀倉是個不好的地方，據伊們的祖母祖父說，這裏不但有狐仙，而且還有落水鬼呢。因此起先寄宿生就

只有兩個外縣來的，現在呢，姊姊們可憐九妹孤苦伶仃，異鄉遊子，所以看在金蘭交誼上，慨然地相約前來陪伴了。我聽了後，深深地感激伊們，但是却並不懼怕，似乎在過去也不曾有狐仙顯過原形。但是半夜三更嘌嘌索索的聲音是常常聽到的，只因爲我專心用在書上，並不疑惑，不疑惑，就什麽都不會畏懼了。但是有一夜，狐仙果然發威風了，嘌索聲已宏大得變成啦啦聲，當初「啦啦啦」還是斷斷續續的響音，過後就「啦啦啦啦啦啦」響個不停了。這天因爲是星期六，姊妹們都回去了，積穀倉內仍只留了原先四個人和我的十一歲的乾女兒。伊們聽得怕極了，都急忙打從熱被窩內爬出來，包圍在我的四周。美孚油燈忽然被板縫裏鑽進的尖北風吹滅了。乾女兒哭了，其他學生和娘姨也在發抖，向我要辦法。但是我自己也嚇壞了，疑惑着這裏難道眞的有狐仙不成。但是我還算鎮靜，當時就竭力摸索着火柴，把自己和伊們的燈都點上了，另外又點了一枝臘燭。大家看到熠熠的火光，都胆大了些。但是「啦啦啦」的響聲，依然不停地響着。還有什麽辦法呢？時候已經是後半夜兩點鐘了，積穀倉外，四周只有青蛙和野兎，隣人是一家都沒有的。我於是只好壯着胆提議左右終是大禍臨頭了，我們不如出去和狐仙鬥一鬥法再說。碰巧門背後有一把大掃箒，我就拿起掃箒，打頭走了出去。兩個學生也贊成了，每人拿了一根木棒背在肩上。娘姨起首不贊成，後來我們說主謀是我們，有罪我們來担當的話，伊也拿了一隻木條凳跟上來。還有我的乾女兒，也加入隊伍。

「啦啦啦」「啦啦啦」的聲音眞奇怪，我們走到這向，聲音就移到別一向去了。這可見狐仙怕我們，我們的胆就慢慢大了起來，仔細尋找聲音的從來。但正在這個時候，我們背後又響着敲擊的聲音，外面並且有人聲在咒駡的樣子。回過頭去一看，面盆般的一個大洞挖在北面，倉外涼月下的積雪，很清晰地映入我們的眼瞼。我下意識地手一抖，把掃箒去擋住了那大洞，娘姨跑上來幫助我，把掃箒扔上一點，使洞口整個遮滅。正在危急萬分的時候，洞外響着一個男人的駡聲，接着掃箒就被拖到洞外去了。

「哭嫁」

——川北農村風俗之一——

秋雁

不說謊話，我是一個道地的農家子，幼年時除了在村塾裏讀兩句『子曰』『詩云』之外，其餘大半的時光，都和放牛兒牧羊女混在一起，因此記下了許多農村中的故事，學會了許多山歌。當時村上男孩兒最愛歌唱的，作爲戲弄女娘們的山歌，便是下面的一首——

『二爹娘把兒害了，
爲什麼要把親招？
那鬼兒子又矮又小，
站起來還沒有兒的肚臍高；
半夜裏撒了尿，
哭哭啼啼不開交。
婆婆鬧，公公吵，
都怪兒欺服他年紀小。那知道
兒的受煎受熬，半夜裏睡不着覺！』

那時只覺得這首歌唱起來有些口快，而且可以把那些牧羊的割草的女娘們弄得臉紅，自己狂一陣笑一陣罷了。至今想來這首歌的意義，正是給那醜惡的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底一種諷刺呵。

時代已經濟相隔二十年了，社會潮流也幾度改變了。然而故鄉的婚姻仍保留着古舊的形式，晚一輩的孩子們仍然唱着這首歌謠；原來時代的浪潮，並沒有捲去那古舊的鄙陋的風俗！

一般的說來，川北農村裏的男子，大都是實行早婚的，反之，女兒們倒是遲婚。這樣一個成熟期的女子和一個不懂人事的男孩配合一起，不但雙方都陷入痛苦的深淵，而且常常演出許多滑稽劇來。這種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其所以流行在川北的農村，並保留到現在，自然由於經濟情形的決定；要知川北地面遍處都是崇山峻嶺，土地出產不豐，農民生活特別困苦：往往支出了許多勞力，收穫的東西卻是很少，爲了維持全家的生活計，不得不拚命在田土上用功夫。於是一般當父母的，總想給兒子娶個大媳婦，以便分擔這種勞作。他們選擇兒媳的標準，不是『知書識禮』，也不是『花容月貌』，而是體格强健，吃苦耐勞；祇要能夠上山砍柴，下田車水，不好吃，不懶做，就是一個麻子、瘸子，在公婆的眼裏，也是一個好媳婦。

在一個有田有地、衣食勉强可以自給的農家，娶媳婦是很容易的。大概兒子離了娘胎幾個月便有人提說親

事，對方大半是梳雙髻能夠牽羊兒上山的小姑娘了，如果合意的話，馬上便可以請媒人，「合八字」，選吉日，舉行訂婚的手續（俗稱「插香」）。等到兒子有了十一二歲了，便正式結婚。這時媳婦大多已經有十八九歲，身體發育健旺，和那不懂得男女關係的小男人配合，其痛苦可知。

事實上有些小男人往往因爲不受對方的誘惑或不明白兩性的意義，以爲這是給自己的責罰，給自己的侮辱，嚇得喊娘呼爹的啼哭，弄得當媳婦的啼笑皆非，祇好抱怨自己的命運或父母。假如這種事情給鄰居傳了出去，要不上兩天，便會「滿村風雨」，做媳婦的以後便會給人打趣得抬不起頭來。也有許多竟因爲丈夫的不能盡職，因而與別的壯年男子發生「苟合」之事，或是給予老人公「扒灰」的機會。然而伊們不是出賣肉體，絲毫也沒有金錢的作用，而是單純的解決性問題罷了。

自然，這種行爲還是要受別人的唾罵，社會的責難；因之一般所謂「性情純良」、「身家清白」的女子，只好抑制自然的要求，慢慢等待丈夫的成人。所以有許多人結了婚七八年或十餘年纔開始生育子女的，然而伊們的青春已在苦悶和煩惱中消逝了。

其實性的煩悶，並不是伊們人生史上最痛苦的一頁，牛馬般的繁重的操作，才是剝蝕伊們整個人生的毒鋸。伊們在女孩兒時代，除了幫着母親擔任家庭瑣務外，放牛弄柴的事情也落在自己的肩上。到了成年的時候，還要到田土裏工作，所謂「深居繡樓」的話，在這兒是不適合的。凡是中等農家以下的女子，都沒有「閨閣」，都不能躲在家中，伊們差不多整天都在山坡上，田土裏，同男人一樣的受着太陽的蒸晒，霜露的欺凌。伊們的「女紅」，都是在柳蔭下、巖谷裏乘着牛羊吃草的時候學習的。然而姑娘時代的工作，無論如何繁重，究竟趕不上伊的嫂嫂那麼辛苦，因爲做母親的總是愛惜自己的女兒，不會讓伊吃虧的。到了當媳婦的時候，纔是繁重工作的眞正底開始，——川北農村中農人每天要吃三餐飯，在農忙時節還要增添一次小餐。早餐的時間在天亮以前，晚餐總在九點鐘以後。做媳婦的除了獨個兒擔任炊爨外，還要辦理豬羊的食料，漿洗自己夫婦和弟妹們的衣服，如果田土較多的人家，男子們忙不過來，當媳婦的又要到田土裏幫着下種或是鋤草，在一個人口衆多的家庭裏，單是家庭的瑣務也就忙的手脚不停，何況還有田土裏的工作呢？所以伊們總是「起雞叫」「睡二更」，整天的辛苦，祇有夜間得到三四

點鐘的睡眠。

當小媳婦的雖有牛馬般的累苦，在家庭中的地位却是最低下的。公婆的吩咐自然是絕對服從，有時叔伯姑娘們還要給以氣受。伊們受了禮俗習慣的桎梏，無論怎樣受丈夫的委曲，叔伯姑娘的欺侮，都不能向公婆申訴，因爲農村中的家庭禮節是：小媳婦不可與『老人公』『大伯子』直接對話的，就是在婆婆面前，也不能訴說什麼痛苦。不然，便叫做『與老人婆生氣』；『潑辣』的罪名是難逃脫的。在川北農村中很難發現媳婦與公公大伯在一處說話，在同一席上吃飯。就是在路上闘着了也要趕快迴避，或是低着頭兒走過。有許多當公公的娶了兒媳幾年，還沒有聽見過伊的聲音呢。假如當媳婦的同公公談話，不是被人譏刺爲『沒有家教』，便是給人認爲兩人中間已經有了曖昧的行爲。的確，在那種父親獨裁的家庭中，在那封建的氣氛下，公公是不需要同媳婦對話的，有什麼吩咐和派遣，很可以當着家人們大聲的宣佈，兒媳總是照例的依從，照例不發出一句聲音，而且還是照例避開面孔或是站在廚房裏靜靜的聽着。如果翁媳背地講話，也許有些不正派了。

因爲精神上的受虐待，工作的煩累，丈夫的幼小，以致大多數女子，都認爲出嫁是人生最痛苦最傷心的事。在故鄉中常常發生着女子臨到出嫁前悄悄逃避到親戚家，或是臨到男家娶親時緊緊關着房門不肯出來的事情。這自然是特殊的情形，至於表現在一般婦女的那就是『哭嫁』了。哭嫁本不限於川北，其餘許多省份，也都有這種陋習，不過因爲地域環境不同，嫁歌的內容及其表現的意識也就有分別了。在川北農村裏的嫁歌，大都是描寫着當媳婦的痛苦，如像——

『當娘女兒不受管，
　當婆呵媳婦受寒囉酸；
　公婆呵吵罵不停吶息，
　十指的雙肩不得囉閒。
　……………………』

像這類的歌詞很多。有的是描摹着老人婆的兇惡，有的數說着操作的累苦，或是精神上的受虐待，丈夫的幼小，總之，不願意出嫁，願意當一生老處女。因此對於娘家的一切，便竭力的歌頌：父母兄弟姊妹自然很慈惠，就是親戚鄰居，也覺得很親愛，不忍告別，而願永久處在一起了。一言以蔽之，對於婆家的一切都是惱恨，對於娘家的每一個人，每一個什物都值得留戀，都表示着親切。因此嫁歌的內容除了一部分讚美娘家外，其餘全是惱恨婆家的怨詞。其中最受氣最吃虧的要算『貪吃酒菜』的媒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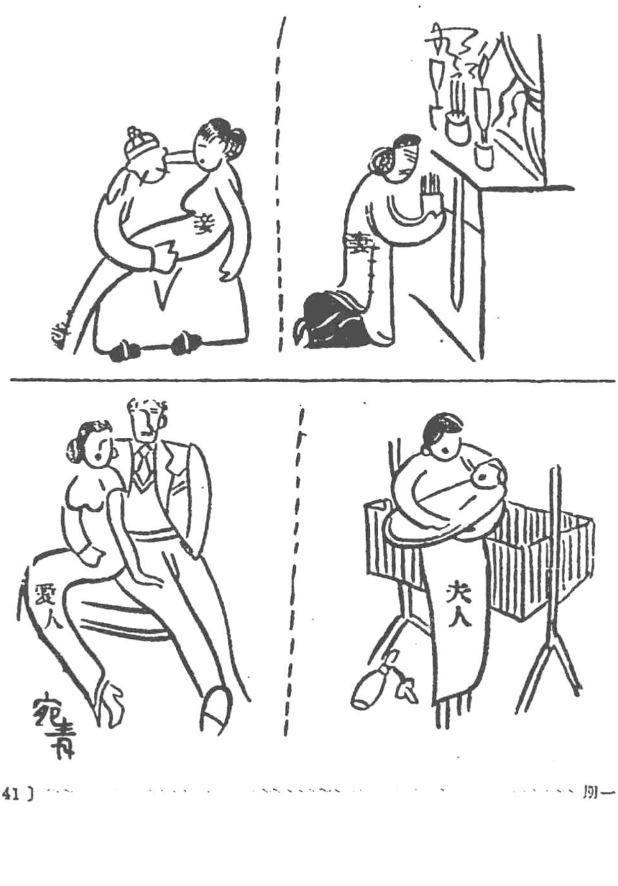
。伊們認爲自己的出嫁，全是媒人的播弄，於是「罵媒歌」，也就特別來得尖刻，例如——

「媒人好比一條野狗，
貪吃阿酒茶到處囉走，
吃罷東家茶又吃西家吶酒；
四季說媒不停留，饞嘴野狗。
………………」

這些嫁歌，伊們在幼年時便開始學習，自己的嫂嫂，鄰家的媳婦，都是伊們的教師，所以農村的女孩少婦，毎逢三五成羣的時候，總是悄悄地哼着嫁歌。平時大多不好意思唱給別人聽，但臨到出嫁時，就一點不顧忌的大聲唱出來了。

哭嫁的時間，大半都在喜期前四天開始。不過家境比較優裕、有閒空的時間而且歌詞記得很多的女子，總在半個月前就哭起來了。因爲哭嫁的時日愈多，愈顯得出自己的能幹，傳

（如此新舊）



說出去是很名譽的。起初並非整天的哭，祇是每天早上和晚飯前後哭兩三首，所哭的對象也祇限於家人方面，及到喜期前兩天，便要整天整夜的哭着，不讓時間中有一點空白，這時哭的歌也由家庭展開到鄰居、親戚、媒人、婆家了。如像鄰居中的年高有德的張大娘送禮來了，於是便哭着：『牟我呵的，我的張大呀娘．．．．．．』如果有人來報告么舅娘來了，於是又哭着：『牟我呵的，我的么舅呀娘：．．．．．．』凡是同自己家裏有密切關係的鄰居親戚，有人前來賀喜，都要分別親疏哭個一次兩次，以表示感謝、親愛、離別。歌詞和格調差不多是固定了的，祇是稱呼方面隨人而改變，所謂『牟我呵的』，這個『呵』，『囉』，乃是一首歌的起語和助語，並無什麼意義。在嫁前幾天的哭嫁，因爲每天祇有早晚兩次，倒是出嫁的女子自己在哭，到了婚期前的兩三天，大都由親戚隣居中的大姑娘輪流擔任。不然一個人是沒有那麼多的歌詞，也沒有那麼多的精力。大概罵媒人罵婆家的歌，都由別人代勞，這也許是擔心將來受責備的意思。到了婚期的早上，本人總重新哭着拜別父母，拜別哥嫂，由自己的『繡房』哭到神堂，拜別了祖宗，又哭上花轎，一直哭出家門。然而這時也聽不清楚歌詞，祇聽着一片淒涼悲痛的哭泣聲了。

所以從這一般女子出嫁時的情景，及其嫁歌的內容，都可以表現出川北的婦女在家庭中是極端受壓迫的，婚姻制度是極不合理的。伊們對於自身的處境，雖有反抗的意識，對於不合理的婚姻制度，雖表示着憎恨，然而受了社會習慣的限制，與夫自身知識的淺陋，不明白受罪受壓迫的由來，也就沒有積極的反抗意識和行動，同時川北地勢偏僻，人民生活困苦，新鮮空氣傳不進去，女子讀書的也很稀少，因此一般的文化水準都很低落，更說不上什麼組織和運動了。假如時代還是這麼沉悶的話，封建家庭給予伊們的壓迫，醜惡的婚姻制度給予伊們的磨難，也許短時期內還不會解脫呢。

南京市政公報
第一六八期出版

內容　分會議法規委令公牘佈告統計特載附錄各欄材料豐富編輯新穎
出版　每月一期
定價　每本大洋一角
代售　本市開明圖書教育用品及正中書局
定閱　向市政府祕書處編譯股接洽

魯迅先生之喪（散文）

未名

在八年前我第一次讀到吶喊和彷徨。但一年之後，我就離開學校，到上海來學生意了。直到『一二八』戰起，商店因表示敵愾同仇，關門大吉，從此在朋友家裏看到許多新文學書籍。我覺到魯迅先生的書最叫我看不厭。可是為什麼呢？我却說不明白。往後我雖則依然一天到晚在永無天日的電燈光下工作；但是堆棧的麻袋上，就常常有野草和華蓋集等了。同時從讀各種文藝雜誌後，覺得魯迅先生並非只是一位大作家，一位老師，他實在還是一位身經百戰的勇士。他正在和惡勢力搏鬥，想在棘荊叢中殺通一條血路。過後我就偷偷地和一位朋友說我想去拜見魯迅先生，因為我敬佩他，要想做他的學生。我的朋友表示贊成，而且說魯迅先生是很熱心指導後進的。

一年、二年、三年，都過去了，我終于沒有機會去參見魯迅先生。不僅僅是因為魯迅先生的住址無由探聽，我的自由也是有上司好好地用簽到簿子封鎖着。之外，還有第三種理由，是我怕魯迅先生一看到我去時會問：『你來做什麼？』這樣一來，我將怎樣答覆呢？我籌思了一下，覺得除非我再研究幾年，是不配去領教的。

前天晚上，突然一位同事跑來對我說：『魯迅死了！』他並且把華美晚報遞給我。一點不差，報上有很大的標題。我在回家的路上，覺得全身發冷，心有些抖擻，路燈也沒有往常的明亮了。原來我心頭希望的光，已經被秋風吹得黯淡了。

第二天我想了好多話，準備去向魯迅先生禱告，也準備了幾句慰辭，去勸許廣平女士。上午十點鐘，我去對部長說，我想請兩小時的假去弔一位朋友。他說：『這可糟了。你不是最怕鬧熱場中看到許多人的嗎？上次你姨姨娶媳婦汽車來接你吃喜酒，你不是躲到櫃台底下去的嗎？還是位什麼朋友呀？』但結果，他還是准許我下午出去，並且交給我一件公事，到一家同業處先橫一橫，送貨單去。

三時五分，跑到萬國殯儀館，有許多人站立着。門前有一塊白布橫額

，寫着『魯迅先生喪儀』的大字。進去微向右側，就看見有更多的人聚集在兩張桌子邊。我走上去，就有一位女士叫我簽名。遠遠望去，有『入口』兩字。我正想往那邊走，又有一位圓面孔的女士，拖住我，給我縫了一條黑紗在左臂上。禮堂外階沿上，有好幾位女士站立着招待弔者。迎面又看到『肅靜』兩個大字。又有幾位男先生伸伸手叫我朝左首進去。禮堂內似乎有許多人站着。他們又是伸伸手，似乎叫我往上面走去。我從太陽光下走進來，覺得眼到一陣昏黑，一時只見好些個花圈和供桌上魯迅先生的照片。這時忽然背後又來了大批女弔客。伊們擁了上去，我也雜在伊們中間跑上幾步，才看到魯迅先生安祥地露着頭睡着。這是魯迅先生嗎？好像是高爾基先生呢。不對，無論如何，他是像我的父親！四周的女士們，輕輕的皮鞋聲和右邊站着在速寫些什麼的人的晃動，終於叫我記起了我的來意。我深深低下頭，靜默着致敬禮。我覺到眼睛有些熱了。我又怕被人家看破，就趕快隨着大批女士之後走出了左手的黑幃門。外面是廣大的草地，有許多素白的輓聯掛着，似乎也有人在抄錄着，但是我連看也不能看。

走到卡德路，我覺得有些後悔了。為什麼我連一句半語的禱告都不會說呢？而且連魯迅夫人也忘了去會見。要待再回去，那又成什麼話。

晚上回到家中，母親接過我給伊帶回的糖炒栗子剝着吃，我只會呆呆地對母親出神。想起方才魯迅先生那樣的清瘦面孔，那樣的紫色棉襖兒，黃色被頭，真是叫我為八年前逝去的、被貧困壓扁了的父親流淚。他臨終時我雖遠走異鄉，但夢中他仍是常常穿了那件紫襟褙棉袍來看我。

我走進自己房中把壁上黑紗解下放置在新買的六本高爾基選集上，看看高爾基濃重的鬍眉，眼前又浮現出魯迅先生緊閉的容顏。我想高爾基之死雖同是這文壇的大損失；但是高翁不僅年事多享十年，而且其抱負得以實現，目視着新俄偉大滋長。他是可以瞑目無恨了。魯迅先生就不然。他還年青，而他的心更是年青。他看到這萌芽的文壇正待芸耕，這黑暗的時代正待繼續猛攻。所以高爾基可以死，魯迅先生却不能死。而且先生自己也不高興死的。然而先生到底死了，為肺病而死了，為太貧困而死了，為努力寫作而死，為奮鬥到底而死了！失却導師的後輩我們這一群，將何以分肩起先生留下來的重担呢？

歡迎批評

丈夫的臉譜

乃化

靜悄悄的鄉村，周圍只有將近十家鄰居，當這靜悄悄的夜，情形便更為悽寂。文琦對着酣睡在床上的二週歲的兒子出神，伊想不通：他的爸爸為什麼竟變得這樣快。想到六年前結婚時兩人何等親暱，何等摯愛；萬不料六年後的今日，自己已經做了兩個孩子的母親，而却落到這樣的一種情景！他爸爸現在是常常不回家來住了，今天晚上，恐怕也不見得會回來。

『噹噹噹……』壁上時鐘的鐘聲，每一下好像打在伊的心上。『呀！已經半夜十二點鐘了！』懸懼和失望，突然進佔了伊的全心，伊不自禁地伏在寫字檯上，柏簌簌地掉下淚來。

『啊！今天是禮拜六！』不知什麼時候睡去的文琦，一覺醒來，已經兩點鐘了。伊忽然想起今天是禮拜六，知道丈夫一定不會回來，方拋棄了最後的一絲希望，倒在孩子的脚後睡了。

隔了兩天，就是禮拜一的晚上，文琦正在服侍孩子上床，只聽到扶梯上有皮鞋脚聲。伊好像是小孩子盼望月亮一般地盼望着伊的丈夫，今晚月兒果然掉下來賜給伊了麼？伊忙把被糊亂地覆在孩子身上，反轉身便去開門。

『貴良，你回來了？』伊滿心希望地迎上去。但反映在丈夫面上的却不是喜悅，而只是一臉陰沉的怒氣。

『我回來了，怎麼樣！你不由我回來嗎？我老實對你說，我要來便來，要不來便不來，一切都在我的自由！』他邊說邊走近了他坐慣的寫字椅上，兩眼狠狠地瞪着他的妻子，『我只要不少了你們的衣穿；你要知道我的行蹤做什麼？』

文琦一聽他說出這樣的一番話來，立刻知道自己昨天到局裏去打聽他的行蹤的事情已經給他知道了，所以今天晚上特地回來發作。但是伊也不甘示弱。

『哼！你也太性急了！你連夜不回來我沒有說一句話；你倒反而嘮嘮叨叨說上這麼一大堆，你到底是什麼意思？我倒要問問你！』

貴良不答，只是鼓着臉，立起來，站在窗前，明明是新剃着烏亮的頭髮，故意弄得亂蓬蓬地，把上身西裝都披開了，露出一件襯背心，眼光兒得透亮，像瘋狗要吃人的樣子，瘦削的面上，露出一條條的青筋。

文琦想這個不是我丈夫了；伊的

丈夫是多麼清秀，多麼文雅，使伊多麼纏綿。眼前不過是一個殺氣騰騰的強盜！然而一轉念間，又回憶起六年來的恩情。

『貴良，你不應該這樣對付我——結』文琦說不上一句話，喉間就嗚咽起來。但伊仍力持鎮靜說：『你應該體諒我心裏的痛苦。我想起六年前和你結婚的時候——而且我們在結婚以前，也做了四年朋友，也不能說是貿然，像舊式婚姻怎麼糊塗！當時我總以爲經過四年友誼的結合，一定能夠得到圓滿的結果，誰想到我們現在已經有了兩個孩子，那末大了，而還要起這樣的一場風波！你也不必瞞我，我和你直說，你和密司王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了。』

『什麼？你在講什麼密司王密司張？伊和你有什麼關係？我不許你講！你要是再提起伊，哼！對你不起！』已經躺在寫字椅上的貴良突然轉過臉來，眼內放出更兇的光芒。

我提起一句密司王也沒關係嗎！怎麼値得你這般動氣？這其間的奧妙，只有你們自己知道了！』文琦的積氣，到此也遏不住，爆發了。

『哼！就是你不知道；偏不給你知道！』

『哼！這種事情値得我知道嗎？』

『那好啦；誰叫你提起來？我不許你提！』

『你不許我提，我偏要提！密司王、密司王、密司王，……』文琦提高了嗓子接連地喊着。

『你故意破壞我的名譽嗎？給鄰舍聽見好聽！』貴良一脚搶上前去，向妻子口上猛摑兩掌，隨手在寫字檯上檢了一把裁紙刀，對着妻的喉頭，說：『再喊，叫你歸閻王去！』

文琦原不過一時氣憤，喊着情敵的姓字出氣，不料丈夫反而進一步的壓迫過來，甚而至於以死相恫嚇，更發氣極欲絕。『你謀殺我好了，』絕望反而使伊勇敢了，伊挺一挺頭頸，高聲喊道，『你謀殺我好了！』

『你還要喊嗎？』

『啊唷：…救命呀！』文琦一見丈夫手上的小刀眞的直刺過來，忙提起右手去格，但刀鋒已遭過了手心，鮮血直流到樓板。

貴良見自己已闖了禍，更怕鄰里得知，事件擴大，便變了主意，他一面放下刀，一面連忙替妻子去包紮手心。

『啊唷……』文琦已痛倒在地上。

『……』貴良抱歉地跑在妻的身旁，竭力拉過伊的手來看。

『你要我死；還看什麼？』

『我不過嚇嚇你的——你……』

此時床上的孩子已『哇』的哭了起來，他不知今天晚上爲什麼這樣匪；他永遠想不到生他的這一對人正在尖刀相逢！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一個男人的愛惡之念原來還麼易變！』做母親的昏然望望床上的孩子，又望望鮮血淋淋的自己的手掌。伊不忍孩子的啼哭，終於勉强站起身來，右手抓了些藥水棉花，左手去替孩子去蓋被撫拍。

『文琦，我請你原諒，』過了十分鐘模樣，貴良走到床前用懺悔的語調說。

『……』

『你原諒我吧！我們究竟是夫妻，密司王和我完全是因爲職業上的關係。你知道醫生和看護是必須接近的。我和伊不過是友誼關係。我勸你不要多心，我們究竟是夫妻呀。』

『我們究竟是夫妻呀，』軟心腸的文琦聽了這最後的一句話，更加悲傷起來。

貴良看見伊更加哭得抽抽噎噎，淚珠如雨一般地掉在小孩的被上，他忙伸手到褲袋裏抽出了一塊手帕來，試給文琦拭淚；但文琦拒絕了。

『文琦，你總該原諒我吧。你不比別人，我們倆是永遠分不開的。我只希望你從此不要再到局裏去向他們探聽我的什麼消息，因爲這樣對我的職業很有影響。我只要求你能依我這一件事。至於我，以後一切都悔改了。你如果不信，我可以寫一張悔過書給你的，聽憑你的處罰好了，還有，還有我情愿把我兩年來積畜下來三千塊錢，全交給你保存，算你的好了。』

貴良只是伏在床沿上淌着身子向文琦耳邊吶吶不休。同時再拿手帕殷情地給伊擦淚。

文琦默然；不過淚已漸漸在眼角邊消失了。

× × ×

在這幾天中，貴良像盗一般愛護伊，伊也像綿羊一般依順他。一天文琦看看存款快要滿期了。伊心裏時時感到快慰；伊不是爲着這三千塊錢能夠到手而快樂，伊覺得丈夫僅有這一點點積畜，居然肯答應全給伊保管，待到期後，換伊自己的名字，伊覺得伊還是佔有伊丈夫的心！想到這裏，更加使伊在快慰中凧起勝利的驕傲，雖然王美貞的影子深深地印入在伊的腦子裏。

想着，伊就跑到床後，把那只黄皮手提箱打開，檢視一下那本摥金的紅簿面小簿子，像一本小書樣子的東西。但是定睛一看，存摺已不翼而飛了，再尋丈夫寫給伊的那張悔過書，

也同樣地失踪了，起初伊還着實吃了一驚，以爲不小心失了竊。伊忙把賸子裏的衣服一件件都拿出來，還有那和這兩件東西放在一起的照片，也都一張張地拿出來，再一張張地安放到另一邊；但是結果依舊找不到那件東西。伊還以爲是自己一時眼花，連勢箱子底的一冊桃林紙都把它翻開來看了一下。最後伊再把所有的東西從新檢視一遍，別的東西都不少，就只少了這兩件。伊終于領悟到這不是自己的眼花，是給丈夫騙上了。

「唉……」這一氣，伊的眼睛當眞的發花了，前面好像飛着五彩點點的流星。還有伊的頭，也好像架着什麼東西似地沉重起來，脚踏在地板上，只覺騰雲駕霧似地要向上浮，伊的整個身體，已不自主地搖搖欲墮；不過伊心裏很明白，自己是氣昏了，所以仍勉强移了幾步挨到床前，倒下身子，放聲大哭。

貴良因爲要添一件衣服，特地回來吃中飯，他脚跨進房門，一眼便看見妻子躺在床上痛哭。正想尋問原委的時候，一轉眼間，又看見手提箱子洞開着，箱子裏的衣服一件件散亂得滿地，好像買衣店一般。此外也有倘未掉下，半進半出的掛在箱子沿上的。走近箱子去望望，照片又像蝴蝶般橫七竪八地飛在箱子裏。「東窗事發了！」他很想退出去，溜之大吉，但再一想，讓伊哭下去，倘然發生什意外，豈非寃枉，雖然自己心裏時刻在咒詛伊死。

貴良知道對於文琦已沒有他假意殷勤的餘地，呆了陣他就跑到床後把散亂着的衣服一件件慢慢地丟進箱子去，靜察他妻子的動靜。

文琦確還在痛哭，但對於伊丈夫的動作，却些微沒有放過。伊原料丈夫一定又會假猩猩過來安慰的，那知道他竟不過來，只是把凌亂的東西塞到箱子裏去，所以伊更生氣了。

「你不要把這些東西放進去！我不要你放！我只問你：放在箱子裏的摺子和你寫給我的悔過書，怎麼全沒有了？你說，你快說出來！」文琦雙目釘住着伊丈夫，淚珠依然在下傾。

「摺子嗎？我不知道。」

「怎麼你不知道，那末這些東西都生翼子飛了，生脚跑了嗎？你住手；你說；我不讓你這樣若無其事的過去的！」文琦翻身起來，把貴良正在淡然摺疊衣服的手拖開了。

「嘿！你這女人發瘋了嗎？這些東西是我拿的，看你有什麼辦法？你這女人，管不着我的事！」

文琦聽到這裏，手足全發抖了，覺至牙齒都打起來。伊只能咽咽噎噎地說：

「哼！你眞好！你……你騙我，你還說這些錢都給我保管，你還要寫那麼一大篇的悔過書；你今騙我！」

「嗯！上次的話，不過說說罷了，至於那悔過書，哼！我是誰呀，我來寫悔過書給你嗎？什麼人家聽到有丈夫寫悔過書給妻子的？」

「那你怎麼會寫給我的呢？哼！你眞說得太好了，還說我們娘姨不要用，多省些錢下來，可以多積蓄些，把一切家務瑣事都推給我做，你自己却天天在外面逍遙作樂，晚上回來，又假意的和我啃纏，使我不得安眠！現在我天天發熱，你也沒有要我去看醫生；原來你是滿腔假意！我明白了，你想用一種慢性的手段來處死我！你眞巧妙極了！」伊憤憤的和他理論，「我現在不和你說別的了，我只要你把錢給我，把摺子還給我！我只要你實行你的誓言！」

「哼！你想用我的錢嗎？」

「我怎麼不想用你的錢呢？你是我的丈夫。我犧牲了職業管家育兒，對于家庭經濟，我應有一半的權利！那是你的錢嗎？」

「那不是我的錢是誰的錢？家庭經濟，你應該有一半的權利，哼！我勸你休想！管家育兒，是女人的本分，你吃了我的飯，還不夠嗎？」

「好好！你越說越不像了！我是吃你的飯嗎？」

「你不吃我的飯是吃誰的飯？我有飯，管家育兒的女人天下有的是——哼！稀罕你？」

「哼！我也不稀罕你！像你這樣天下少見的男人！」

「「天下烏鴉一般黑」，男人到處一樣；除非你不嫁人！」

○○○

○○○

○○○

大新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九〇七〇〇號轉接各部

推銷中華國貨

設備完全
新穎壯麗
冷熱氣管
冬夏舒適
電動扶梯
無勞跨步
貨物精美
定價劃一
如蒙賜顧
無任歡迎

選辦環球貨物

地址南京路西藏路勢合路

大仙

落葉

『老王，你就去叫木匠來——阿發——快！你說林校長有事吩咐他。』林女士頎長身材，寬闊肩膀，嚴肅的容顏，永遠綰着濃濃的雙眉。今天的眉毛鎖得更緊了；因此臉色也顯得更加嚴厲。老王那六十來歲的矮老頭，他是看門的校工，耳朵有些聾，背是駝的，今天他在低低的地下仰望着林校長高高在上的憂憤氣色和緊急的命令，就把背拱駝起來，一躬直打到地下。

『就是，林小姐！』老頭走了。

林校長望着老王的矮小的背影沒入校園中去了，伊就回到辦公室內，坐了下來。壁上的鐘短針正指着四點半，桌子上堆積着好些課卷和文件，伊隨手拈起一支『青萍結綠』來，想批改二年級的作文；但是只看了一個題目『春遊記』，就看不下去了，文卷上的字都在跳動，而且好像慢慢地生出尾巴來了！最後，生尾巴的東西，就一齊奔跑起來，跳着飛着不見了。『這是狐狸精，是大仙的原形！』伊想伊是千金小姐出身，一位撫台的獨養女兒，看過很多的綉像小說，看過很多的神鬼怪傳，因此對于近來學校里的大仙風潮，感覺到非常的憂念。校內六位教員先生連日集議磋商，但結果還是想不出一個好的辦法來。有的主張把學校搬走；但是談何容易呢？到什麼地方再去找一所這麼寬大這麼合式的公家產業呢？有的主張把校園里的果木花草一齊毀去，省得大仙夜夜光臨來吃來玩；但這點也很難。第一、這果園本是隔壁尼姑庵的一部分，就是現在有兩顆橘樹和一顆梨樹，還是一半在庵，一半在學校里的。如果把它們斫去，那庵婆一定會不答應。而且這麼一個多年的郁茂的古園，一朝毀去，未免要動風水，有什麼不吉利。有的主張把天花板拆開來看個明白，索性把大仙們統統驅逐出境，一乾二淨；但這是過激派的瞎話，只是兩位沒有經驗、年紀太輕的先生們的頑皮話，當然大家不贊成的。但是事情眞是奇怪，在集議方才完畢的時候，天花板上就隆隆地大響起來，比平日夜間還響得厲害了。突然，有一陣惡臭瀰漫在室內，接着是熱氣騰騰的臭水像下雨般的倒傾下來。大家嚇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沒有一個人敢說話。

『啊呀呀！我——我的頭髮呀！』

『啊呀呀！我——我的衣服呀！』

大家定神一看，就看見方才提議要拆天花板要驅逐大仙出境的那兩位青年教員，已經滿頭淋濕了。啊，這了得！這是很明顯的，大仙在發怒了，在責罰不敬之徒了！六位先生，一齊面色泛青，不知應當說些什麼才好。不相信的人到現在也都相信起來，相信的人，當然更加相信了。

那天晚上眞是不容易過去，大家守在校長的寢室里，幾乎不敢回到各自的房間去睡，大家用很恭敬的稱呼，喑喑地講到以後敬禮大仙的辦法。等到學生上完了自修課，每一位先生，都叫進一個或者兩個年長點的學生來，睡在自己的房內。第二天早上，兩位男先生來加入討論了。老朱先生主意頂好，他說照他的意思，早早就應該做一座神位給大仙們的。如果早就天天祭供，也不致于弄到這般田地。現在應當趕快叫木匠來星夜趕做，然後用正式的典禮來禮祭一番，嗣後逐日用香燭果品孝敬，那就可以平安無事的。老朱先生而且講了很多的大仙故事，說他在書院里的時候大仙曾經幫過他的忙。有一晚他在做文章，做來做去做不起一個頭——做文章是做頭頂難，老朱先生是有經驗的——哈！誰想得到當老朱先生在抱頭苦思之後，就去床底下拖出一個酒瓶來。酒瓶是很小的，但是酒好像永遠是喝不的了，一口一口、兩口兩口、十口廿口，喝呀喝呀，一直喝到半夜，那首文章居然做得非常的出色；總之，起呀、承呀、轉呀、合呀，沒有一段不是氣壯河山，皎如日月的。老朱先生硬派那夜的文章是酒之功勞，而酒之所以源源而來，却是大仙的恩典，因為其他書院中的同年，也都一致首肯說大仙是往往有這類神蹟的。

小朱先生那近視眼，他難得說話，只是從厚厚的突光鏡里，詳細地視察每一個同事的興奮而惡急的容顏，靜靜地細聽着他們的議論和證據。他微微地笑着，現出反對為大仙做神位也不贊成向大仙打躬作揖的神氣。

「小朱，你不去鞠躬嗎？」當木匠來趕完了大仙的神座，高高地供在教務處的閣上神座，前面供了香花、燭紅、水果、細點之類，校長帶着教員們逐一的去行禮，只有小朱先生伏在桌上在改算學卷子，不肯站起來，老朱先生拍了一下小朱的肩頭，問：「小朱，你不去鞠躬嗎？」

「等一下我會去鞠躬的。」

自從神位供上以後，校中就添了一件日常的大事。朱舍監天天打發老王去上大街買二色水果二色點心和三支天香。照例在散了學之後五點鐘就上香，每逢初一月半就加買一對小紅燭。林校長和老朱先生是常常用同樣

的說話詢問老王的：『喂！老王，你供上了沒有？不要忘記呀！』

『我永遠不會忘記的，林小姐，老朱先生！』老王糊着一躬到地。

大仙這樣敬禮之後，校中眞的太平了許多；白天就不大聽得天花板上隆隆的響，夜晚也還算平安。有時候偶然聽得督督的輕脚輕步聲，女教員們立刻把頭鑽進被窩中，也就聽不見什麼了。有時候夜風吹過來，果園中樹葉飄颯地叫着，林校長趕快把耳朵掆住，這樣也還不致于心驚胆破了。但是淸早起來，紅光滿地，藍天無雲，夜來的種種神祕的怪聲音，也被年輕的女先生們忘記了，直等到聽見老王掃完操地來教務處淸理茶杯的時候，他，老王，老是輕聲細語的自己咕嚕着：

『唔唔！昨夜大仙開始吃枇杷了。這樣酸的靑枇杷，虧它們怎末吃的呢。唔唔！一定酸得不得了。』『唔唔！昨夜大仙開始吃桃子了。桃子滿是毛，小小的毛桃，有什麼好吃的呢？』

天氣慢慢地熱起來，大仙們變得更加活動了，在深夜人靜時，果園不但樹葉振振作聲，連樹椏枝，也有攀拍被折斷的。水果是被狼籍得一塌糊塗。像新結果的靑葡萄，未成熟的木梨，統統被吃一光。因爲天熱蓋不上棉被，女先生們鑽在單被中，隱隱地似乎聽得園中還有笑語聲。大仙們本來能夠幻化作種種形態出現的，所以林校長對朱先生說，在昨夜聽到的似乎是少女的笑聲還算好的，在女學堂里大仙們肯不化作靑年男子來搗蛋，這就算是供奉神位發出效力來了。朱先生說有一個女學校，因大仙化白胡鬚老頭，天天夜間去在女學生宿舍里出現，後來那女學校到底暫時放學，搬了校舍了事。這里的大仙不化男身而作女形，的確是應當感謝的。老朱先生傾聽之下，大爲感動，他主張以後每逢初一月半。應當另外添上一杯靑梅酒。但是小朱先生却笑起來了。

『啊哈！你怕大仙們也和你老先生一樣斗酒百篇吧？』他說着，把一本生物學往桌上一拋，發出一聲沉重的『蓬』，隨手抓了一枝老刀牌，點上吸了起來。他眼睛望着天花板，他在想天花板上那種神祕的動物。

林校長把臉孔一沉。伊不滿意小朱先生那種對大仙輕視的議論。伊想開口說一些警戒的話；但是轉念小朱先生的功課是沒有其他同事可以代理得來的。他有小孩般的皮氣，要是說僵了，他會立刻離開職務的。在這快放暑假的時候，什麼地方去找相當的人物呢？林校長年紀過了三十歲，當然見識高超；伊終于咬住下唇，不說

話，僅僅把不高興放在眉毛上和眼睛角邊。伊走過小朱先生面前時，眉毛縐得簡直成了個卄字形，而眼珠子內映出一種責備的光燄。同事們個個會意，大家看看林校長，再看看小朱先生；但是小朱先生却是聲色不動，依然緩緩地一口一口吐出白白的雲霧來；他在微微地笑，深深地思量。

「可憐的近視眼，看不到校長的白眼睛。」

章小姐那位活潑而美麗的音樂先生，在心上保護小朱先生，伊的面部，微微地紅暈起來。

「喂！你說近視眼好呢還是老花眼好？」沈小姐那位大手大脚、高架子、黑面皮的體操先生，拍着章小姐的肩頭，笑問。

「今夫天下道理之………」老朱先生沙沙地朗誦起文章來了，大家的注意，也就都轉到書聲中去。

長篇創作

奮鬥的母親（八）

牛春野

新娘子因爲受不了婆婆的責備，更受不了大姊的冷笑熱嘲，伊只好回到娘家去避難。伊的繼母，待伊冷淡而且客氣，開口姑奶奶，閉口姑奶奶，「想想，我是個被丈夫忘了的妻子，還値得叫姑奶奶嗎？這姑奶奶，簡直是在笑罵我了！我沒有姑爺，怎能成爲姑奶奶呢？」但是繼母還是天天姑奶奶，叫個不休，意思是說，姑奶奶，是客人了，客人就不得在娘家久住的意思。

嫂嫂和弟媳，更加可怕，伊們起先，以爲姑姑嫁了個闊姑丈，大家忙着來奉承，後來聽見姑丈並不和姑姑和氣，伊們就冷淡了許多，現在看看姑姑居然在娘家住了三個月，方家杳無音訊，不來轎，也不來船接新媳婦回去。伊們終於明白一大半了。因此慢慢地背後說起閒話來。「哼！只是死來活來的把娘家的東西要了去，現在好報應！我們是田多賣完了，房子也押給人家了；都是爲了一個闊親眷！闊親眷，也來窮娘家，哼！」

「可不是？早知道還得回來吃娘家的飯，就不應該把娘家的財物搶個鋭光！有面孔吃得下飯！」

哥哥和弟弟，也在新娘子前面歎氣；說上次伊的出嫁，是傷了大大的元氣，或者怕從此再也站立不起來了，何況哥哥近來失了業，弟弟的進款，微薄得只夠喝口粥，正在這種窘迫情形中，方家到底有人來接了。撑船的工人說，「

× × ×

夏夜是那末幽悄，那末柔和，小朱先生獨自在果園內徘徊到深更，他聽得王老頭已經起來小便過一次了。

『這老頭細瘦得像一隻風臘鴨子，要不是駝得高高的一個山峯般的背，他就同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一點沒有差別了。但是他的人很有做事的精神呢，只看現在假期內校長舍監等等全不在校，校中只有我小朱和他兩人，他還是天天上香供大仙，一點不肯馬虎。』

『噯唷，小朱先生，你還不曾睡嗎？你早些迴避吧，我說。』老王是第二次小便了，他伸出頭來望望皓白的月光下小朱先生還在往來的踱着方步。

園中本來有三間古屋，是專門做音樂教室的。現在東面一間做了小朱先生的臨時研究室。他愛靜，也愛這

老太太叫新奶奶今天回去，我搖了船來的。』新娘子笑着跳下船，姆媽嫂嫂們，笑着來歡迎，『阿彌陀佛，掃帚星走了！』不知那一個女人，在三人之中，唸了這一句。

新娘子一腳跑進大門，迎面看見兩個大肚子，肚子大的就像鳳陽花鼓一樣！伊明白婆婆所以來接伊的道理了。『吓，伊們快要生兒子了；要我來侍候伊們，做伊們的奴才來的！』新娘子想到這里，心都沉下了。伊跑到房中一看，箱子、桌子、抽屜、床上的被頭，都不是老樣子了！一定有人來翻看過的，誰敢如此無法無天呢？想想丈夫是個賺錢手，他一千一萬寄回來，養這些嫂嫂和姪子姪女，現在扛着大肚子，又要生出小東西來了，而叫我去侍侯伊們，眞是豈有此理！至少，婆婆太不明白了。伊爲什麼不去叫他兒子回來呢？可見伊並不希望我生兒子；伊只要我做那兩個大肚子的奴才！實際上，我的丈夫是養着全家，我是應該如何地被家人敬重呢。哼！伊們差了；無論如何，我是不高興做奴才的！新娘子當夜足足想了一夜，不曾睡眠。伊想：『當婆婆差人來接時，滿心以爲是丈夫已經歸來了，不料既不見丈夫的面孔，反而叫我來服侍兩個大肚子，而且房中的東西，又被人都查搜過了，我又不是盜犯，總不見得有賊物。這一定是婆婆做的事。伊以爲兒子來了幾日，我們的箱子中藏着金元寶銀元寶呢。』伊又想想：『眞是後悔不及，悔當初爲什麼硬要娘家的好裝奩？方氏門中，看來不像有良心的人家。那個大姊，更不是個東西！我過來不到滿月，已吃了伊不少的笑罵。偏偏我的丈夫——唉！這死東西，好負心！音訊全無！難道眞的外面有女人，掛住他的頭頸嗎？我雖則問了一聲，也何致於生

園中都青青的古樹和花草，所以商同林校長在這兒度他的孤獨而清雅的生活。當中一間是他的吃飯和睡覺的，第三間是老王的臨時辦公室和寢室。王老頭白天做飯管理和往來信件，晚上月亮一出，他就閉緊着門去睡了。他很担心小朱先生這麼早起晚眠，日間去坐在池旁古林樹下看書，夜間在玫瑰花叢邊踱方步，會滋擾大仙們，所以他每夜終得催促他幾回去睡的。

小朱先生仰望着流星閃閃，覺像和明月在決鬥，樹蔭影成各種姿態，姿態跟同月的清輝時時變換，他覺得十分高興。忽然，一顆大橋樹上鑽出一個動的東西來了，一寸一寸的鑽出來，終于形成一個人頭，一個美妙的婉曼的人頭影子。這使小朱先生發抖嗎？沒有；相反的，他一點也不怕，他覺得他在今夜要發明一些科學原理以外的東西了。正在這時，那個女人

氣到如此田地！無論如何，我是他的結髮妻子呀。老古說，五百年前結婚姻，姻緣既然配合，總能同到白頭的。』伊又想到：『我自小死去爸媽，吃了後母不少的打罵，受了哥嫂不少的悶氣，千揀萬選，東說媒，西不成，不料會到這種鄉下人家來。早知如此，就嫁給種田人家，丈夫早出晚歸，大家做做吃吃，倒要好些。唉！死東西，你眞害得我非淺呀！』天快亮了，新娘子開始朦朧地睡去，在夢中，伊終於哭了出來：『呀，死東西！你害得我難做人……』

大姊在隔壁淸楚地聽到。伊連忙給一枝鷄蛋捲給福官，福官拿着吃起來，就不說話了，伊可以細細地傾聽。

『唉！悔不當初……唉！』

早餐，後婆婆拏了唸佛珠走到客堂里對新娘子說：『從今天起，你幫幫三娘一同料理料理家事。這幾天租米都要來了，伊又大了肚子，忙不過來。伊怕快要生產了，你應當服侍服侍伊；將來你做產時，當然伊也會報答你的。大家通工易事，這是我的規矩。』

新娘子眼看婆婆走出大門外去，就把揩帚往地上一摔，氣鼓鼓地：『哼！果然不出我所料！老太婆眞不公平！伊知道三媳婦要生兒子了，二媳婦就不當生兒子嗎？爲什麼不去叫兒子回來一次呢？』伊竟然氣得眼淚都流下來了。突然，大姊姊出現在伊的面前。

『啊，好的好的！請進廂房里去坐坐，吃碗茶；婆婆不在家，你把信交給我好了。下班你什麼時候到M埠去，阿柄叔叔？』大姊挺起大肚子，走在前邊，一個中年男子，穿了一身青布短衫褲，跟在後面，他手上拿了個巨大的包裹

的頭又轉動了一下，小朱先生跑上一步，努力地用近視眼去看個明白，突然，那人頭猛烈地一搖，跳上花牆上不見了。

「大仙也怕科學家嗎？哈哈！」小朱先生覺得這個影子眞是叫人莫名其妙。他去睡了，他自己對自己說：「我在這里第一個目的是研究科學，第二個目的我想偵視所謂大仙的原理，可是終究不得要領。不過我要繼續偵探下去，直到暑假完了爲止。」他入夢了，夢到那個美好的頭，變成秀髮蓬鬆、皓齒明眸的章小姐了。

第二天晚上在同樣的時間，屋頂上又有活動的東西出現了，不但是一個，而且是有兩三個。小朱先生竒興得跳起來，伸着一雙又長又細的腿，連跳帶爬飛上池邊的大假山上去，預備攀登上屋。忽然，那些動物往那邊梧桐樹上爬跳下地來了。牠們早已看、還有一隻精美的籃子，他艱難地走着，似乎這些東西非常有份量一樣。

「M埠，M？」新娘子的心跳得很厲害。「啊！是他有信來了，而且還有東西寄回來。可見他並不曾忘……啊……我有點冤枉他呢。」伊不禁精神一振，把地快快掃完，又去廚房里向三妹要了塊破抹布來，仔細地揩着桌椅，直揩了三次。老古的充紫檀木的家具，好像換了新裝，閃閃放光起來。

「二少爺身體很健，這次的買賣，……唉！眞是發了財呢！唉……」新娘子聽得一字都沒漏去。伊特地再去揩廂房門口近邊的一張方凳子。新娘子的心，在唱勝利歌了！伊想：「說不定他帶了穿的、用的、吃的給我呢！其實只要一封空信，也就足夠了。比方說，信上說，不久要回來看看新娘子等等。眞的，夫妻之間，用不着客氣的，只要有一點點心，就夠了。」伊很想跑到廂房去看看那些東西和信，但轉念大姊不是個好貨，且等婆婆吃中飯回來；做長罷的總有個分寸，兒子是同樣的兒子，媳婦是同樣的媳婦。但是伊心中有了喜事，總想找個人吐露一下。「阿！三妹不是在廚房里燒飯嗎？這個女人，就永遠只會微笑着，永遠難得開口，看來倒比大姊和善些呢。伊從來不曾笑我過，不是嗎？」

「三妹，M埠有信來呢，還有幾件東西。」

「一定是二哥寄來的了。你看見一個高個子的信差嗎？」

「是呀；正此一個高架子；你怎麼知道呢？」

「他常常來往M埠的，怕一月一班呢。」

廚房外面福官和阪阪打架，阪阪被推到在髒水溝里了，大聲地哭號着。媽

見有人來捉牟，立刻跳下來逃命，等到小朱先生追逐到桐蔭下，牠們已經衔過森森的果園，向操場上進發了。遠遠望去，是長長的身材，拖了瘦瘦的尾巴。小朱先生用百米賽跑的步履奔去，那動物竟似四脚不下地般的飛舞起來。眼睛一閃，三四小東西，早已跳上教務室的簷溜不見了。「啊啊！這畜牲多麼神通，多麼神秘的畜牲呀！」小朱先生呆住了。

「喵鳴，喵……」突然在黑暗的天花板的小窗上，鑽出一對碧綠閃光的大圓眼睛出來，繼着又是一雙圓大的碧眼，而且號號的咒罵得兇猛。

招魂

著者　長庚

定價五角

是新詩壇上的明新
是婦女作品的魁楚

經售
北新書局
世界書局
生活書店
大東書局
作者書社

飛也似地出來勸和，只見祇祇兩脚朝天，頭浸在泥污中，一把抱起來，滿身的污水和泥。「福官，下次不准推妹妹，你看妹妹的衣服多髒呀。小朋友，應該和好的，聽見嗎？」

「嗶嗶嗶！」福官却哭得比妹妹更高了，他一邊哭喊，一邊往後退，卜的一聲，也坐倒在溶水內。

「該死該死！小鬼頭！讓我來剝你的皮！爲什麼不好好坐在廂房里玩？你撲到廚房里來尋死的，是不是？該死該死！小鬼頭，我要剝你的皮！」大姊怒氣沖沖地拉了髒孩子就走，似乎很不滿意祇祇的娘。

一陣焦飯香，從廚房中透出來，媽迅忙停止給女兒洗手面，趕進去在鍋子四周澆了一些冷水；鍋子就發出「司司」的聲音。

婆婆回來吃中飯了，伊一路很開心地思量：「啊！這次我只希望國棟生個兒子——眞的，他自己千災百病，如果能夠早些有了後代，總是好的。三娘的肚子尖尖的，這是男胎的樣子，而且祇祇開口學話就是叫爸爸，千准萬確，伊一定能生兒子的了。至于老大，倒滿不在乎，如能生個兒子果然很好，倘使生了女兒，也不打緊。第一個生兒子，第二個女兒，第三第四都生兒子，就像我一樣。現在二媳婦已接回來，服侍的人也有了，什麼都好。」婆婆高興起來，走路也快了好多。

中飯後，因爲m埠寄來了東西，婆婆不想去唸佛了。原來有好多老婆婆，都宗着唸佛爲生計的；但也有一小部分，只是爲了消磨光陰。婆婆就是後面一種人裏的一位。福奶奶，福太太們，常常怕獨個子唸佛會瞌睡，所以今天你到

祝蘇聯十九週革命紀念

長庚

一切爲人民——
爲勞苦大衆人民；
爲全人類奮鬥，
爲全人類犧牲！
和平，維和平！
和平，維和平！
偉大哉蘇聯，
你是座公理正義的晨鐘，
播放那鏗鏘鏗鏘激越的鐘聲；
你是位光明的自由的女神，
吹彈出快樂與希望是明天的歌音！
十九年十月革命成功，今天
蘇聯才只是個青春的少年，但
你已有了上帝趕不上的神蹟顯現；
最宏大的工廠是蘇聯，
最宏大的建設是蘇聯，
最堅固的空軍是蘇聯，

我家中來，明天同到伊那兒，後天大家再聚集在你那兒，各唸各的經，各自存起，來作爲將來百歲的儲蓄金，所以非常自由，毫無阻礙，不去全不要緊的。

大姊半天全守在婆婆身邊，廂房中說話的聲音非常之低，低得叫人聽不見；要不是大姊一邊用手做手勢，保管開始有些重聽了的婆婆也不能回答出什麼來的。

新娘子特意去到後廂房給婆婆揩床，揩櫃子，揩得非常之周到，伊用野兔子般的耳朵，聚精會神地聽。只聽得：

「不用……不用，一點都不用……」

「不呀，給伊一半……就一點吧——你看。」

「……談不到，何况……我以爲……」

「……隨便你，你去做主……啊，好大的蜜棗！」

「……顏色大紅；寶石，真……呵！我喜……」

「我去叫阿發公公的兒子寫回信去，再寫一封給老四，問問他國棟的身體好些沒有？老大也要去通知他一聲，說二娘回來了，」婆婆高聲地說着走了。婆婆只要兒子有一些事情，總是依先去立刻做好，把自己整個地忘記。伊今天連中覺也不曾睡呢。

廂房中大姊開了食物櫥子，把東西全數放進去，再仔細地加上了鎖，然後攜着兒子，走到隣舍去，去報告，也去探聽。

新娘子輕輕地走進去一看，什麼都沒有了！只有一只空籃子，在對伊翻白眼！地下還有一張骯髒的包紙。伊拾起來一看，只認得一個「方」字，其餘一

最幸福的民衆也是蘇聯！
最民主的政權是蘇聯，
最民意的憲法是蘇聯，
最偉大的文學是蘇聯，
最普及的教育是蘇聯，
最堅固的紅軍是蘇聯。

回想十九年前的從前，
黑暗、破碎、凄慘、貧苦、饑、寒，
沙皇、農奴、乞丐、流浪、漢，
回想十九年前的初年間。
困苦、艱難、孤獨、內亂、外禍，
帝國主義者製造謠言，
帝國主義者毒計陷害，
帝國主義者陰謀中傷。

但看今天，
今天的蘇聯，
沒有一個失業的工人，沒有一個叫苦
的農友，
沒有一個饑餓的老者，
沒有一個被拋棄的嬰孩，
沒有一個被奴役的母親；
一萬六千五百多萬的大衆倆倆

點看不清楚。這個『方』字，還是在訂婚的鴛鴦大禮書上看到的，從此到死也不會忘記了。伊想三妹是認得幾個字的，前次伊在新房中唸過幾個喜聯上的字的，伊就拿了這包紙跑到廚房里。

脈脈在吃南瓜，坐在小凳上，像個小老人，額角上的腫塊已淡了一大塊白粉。伊媽在水缸板上裝鹹菜；伊把一大甏菜分裝在十多只粗碗里，預備加上菜油蒸熟了，放着等送租米的工人來吃的。

『三妹，你看看這個包紙。』

『「交方老太太安啓，國樞拜托。」』

『唉！你再念這些小字吧，三妹！』

『「內蛮……」這個字我不認得了。』

『好！跳過這個，再說下去。』

『「衣料四件，金戒四個，紅寶石……戒各一。」』

新娘子靜靜地等了三天，消息全無，甚至伊們連信也不提一提，似乎沒有這回事一樣。伊失望了！伊伏在床上哭泣，飯也不想吃，接連哭了三四夜。哭聲慢慢由嗚咽而號啕了。起先，婆婆因爲在樓下，而且耳朵不甚方便，聽不到，雖有大姊去報告，婆婆也只裝做不得知，今天竟然大哭起來，哭死人一般地大哭着。這成什麼體統呢？婆婆叫大媳婦來喊新娘子下樓去受教訓。新娘子一看見大姊，就罵道：

『狐狸精！誰不知道，自己的老公管了不夠，哼呸！管人家老公的閑事！我來聽你的話，呸！』新娘子想想從丈夫那里寄來這末多的珍貴禮品，居然絲毫沒有伊的分，而且婆婆好似說，分一點給伊，而這貨色就說不用不用。伊把

個個壯健、勇敢、歡欣、幸福，
工作着，希望着，
希望有一個更燦爛的明天，
希望有一個更燦爛的蘇聯。

光明與黑暗的角鬥開場了，
東方有小鬼在吱吱的狂叫，
西方有黑衣惡魔們揮火刀，
但西班牙啊百折不撓，
但中華民族啊願意赤脚趕上。
請你伸出手來蘇聯，
指引那平民政治的大道，
指引到社會主義的堡壘，
我們悲着傾聽你唱，
一切爲人民——
爲勞苦大們人民，
爲全人類奮鬥，
爲全人類犧牲！
和平，維和平！
和平，維和平！
偉大哉蘇聯，你
你是座公理正義的長鐘，
你是位光明自由的女神，
你創造新的世界新的人生！

大姊罵作狐狸精，這是何等的侮辱呀！大姊怒髮衝冠雙脚直跳起來！『呼！呼！』伊一邊用小脚跳，一邊用拳擂着新娘子的梳粧台。伊聽得新娘子還在高聲罵伊作狐狸精。

『好！你有口，我有手！』『拍拍！』新娘子的面上，已經吃了兩個耳光！

『啊啊！你們爲什麼事情爭鬧呢?!快放手，二姊！』

厭厭的媽，在廚房里聽得樓上造反，火速飛奔上來。伊只看見新娘子雙手抱緊大姊的肚子，努力想跳上去，打大姊的耳光。

『有話好說呀，二姊！快快放手，伊有身孕呢！有話去告訴婆婆！』解勸的人，一邊拖住矮的，一邊推開長的，雖然自己平日力氣很大，也喘不過氣來了，因爲肚子里的小孩，經了打架的兩人一推以後，就大大的波動起來。

『哼，賤貨！看我的手段吧！看你逃得過我的門檻！我不相信！……』大姊終算見機走下去了。

『伊是有財有勢、婆婆老公都中意伊，所以你也來幫伊的忙；你們全是一夥！你也來欺負我呀！』新娘子拍着桌子，罵做和事老的三妹。

厭厭的媽，張開口來想喊冤枉，但是一看新娘子大叫大跳的樣子，簡直把伊嚇昏了。伊終于默默地走下樓去。飯已焦了半鍋，婆婆在拿了水勺澆冷水。婆婆的面皮氣得發青，拿了水勺的手抖抖得可怕。這時樓上的二媳婦，樓下的大媳婦，還在叫囂咒罵。『唉！我比如死過了一樣！啡！唉！只怪我不早點死，唉！啡！……』婆婆眼也紅了。

『可憐的婆婆呀！多麼忠厚的婆婆呀！』三媳婦看見婆婆垂頭喪氣地去坐在自己房中流泪，不覺心中哀憐起婆婆來。真的，伊做了三年媳婦了，從來不曾聽到婆婆大聲地罵過人，「啡啡啡」，就算不高興的表示了；什麼事全仗大姊做主，婆婆總只在執行的地位的。

投稿簡章

（一）本刊各欄，均歡迎投稿。

（二）投稿人須註明通訊處及其姓名，以便奉酬通信。

（三）來稿除預先聲明并附足郵票外，概不退還。

（四）來稿經登載後，酌致酬金。

（五）來稿本社有酌量增刪之權，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六）登載之稿本社得印行合訂本或編輯叢刊，但版權仍歸作者保留。

（七）來稿請寄南京成賢街六十三號婦女共鳴社編輯部。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每期每方吋
特等	底封面之外封面	二元五角
優等	封面底封面之內面	二元
普通	篇幅中間	一元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彩色，價格面議。

（二）廣告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三）登廣告須預付定洋五成，餘俟登出後結清。

（四）欲登廣告者，請向本社發行部接洽。

定價表

零售：每冊大洋一角

時期	冊數	國內及日本	國外及香港澳門
全年	十二冊	一元	二元
半年	六冊	六角	一元二角

郵票：一角以下十足通用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婦女共鳴社

發行所　婦女共鳴社　南京成賢街六十三號　電話二三三八六號

總代售處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四馬路三二四號　電話九五一四一號

印刷者　文心印刷社　南京八條巷十四號　電話二二四七五號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東方雜誌

特價三個月

優待舊定戶
廣徵新定戶

創刊三十餘年來第一次的盛舉

東方雜誌自從民國紀元前八年（一九〇五年）創刊以來，現在已有三十三年的歷史。在這三十三年中，除了抗戰期間停刊數月外，從不曾間斷過。本誌始終站在客觀的與進步的立場上，擔負介紹新知與傳佈文化的重要任務。到了現在，因為國難的日趨嚴重，對於本國情形的了解，國際形勢的正確認識以及新知的獲得，是更顯得迫切了，因此本誌所負的任務也更加重大起來。現在除一方面積極改進編輯方式，充實內容，以盡本誌應盡的責任外，另一方面為擴大本誌的服務範圍起見，特自本年十月十五日起，舉行特價三個月，廣徵定戶。

本誌每半月出版一冊，每冊篇幅約一百三四十面，內有影寫版特印東方畫報十六面，特大號篇幅加多一兩倍。平時定閱本誌，除郵費不計外，平均每冊只合國幣一角五分，以本誌的質量而取費低廉如此，在國內定期刊物中無可與比。現在特價期內，每冊只約合國幣一角二分，使讀者的擔負愈益減低。期於原有定戶之外，廣徵新定戶。本誌定戶之多，在國內向居首屈一指，較之先進諸國通行的雜誌，尚未免瞠乎其後，但國人閱讀雜誌的興趣和需要，以及本國雜誌努力改進的程度，正可於本誌此舉覘之。尚祈愛護本誌的新舊定戶：已定閱者提前續定，未定閱者即日惠訂，早日造成本國雜誌銷數的最新紀錄，那就是我們所盼望的了！

特價辦法

(1)特價期限，自本年十月十五日起，至二十六年一月十五日止。

(2)凡在特價期內，定閱本誌全年二十四期者，國內連郵費只收國幣二元八角（原定價三元六角）；定閱半年十二期者，國內連郵費只收國幣一元五角（原定價一元九角）。國外定閱，除照上列特價外，每冊另加郵費二角。

(3)舊定戶之未滿期者，於特價期內提前續定，亦得照特價計算。

■本誌內容■

東方畫報
東方論壇
論著
各國著名雜誌論文摘要
婦女與家庭
文藝
現代史料
時事日誌

商務印書館發行

D158-25:10